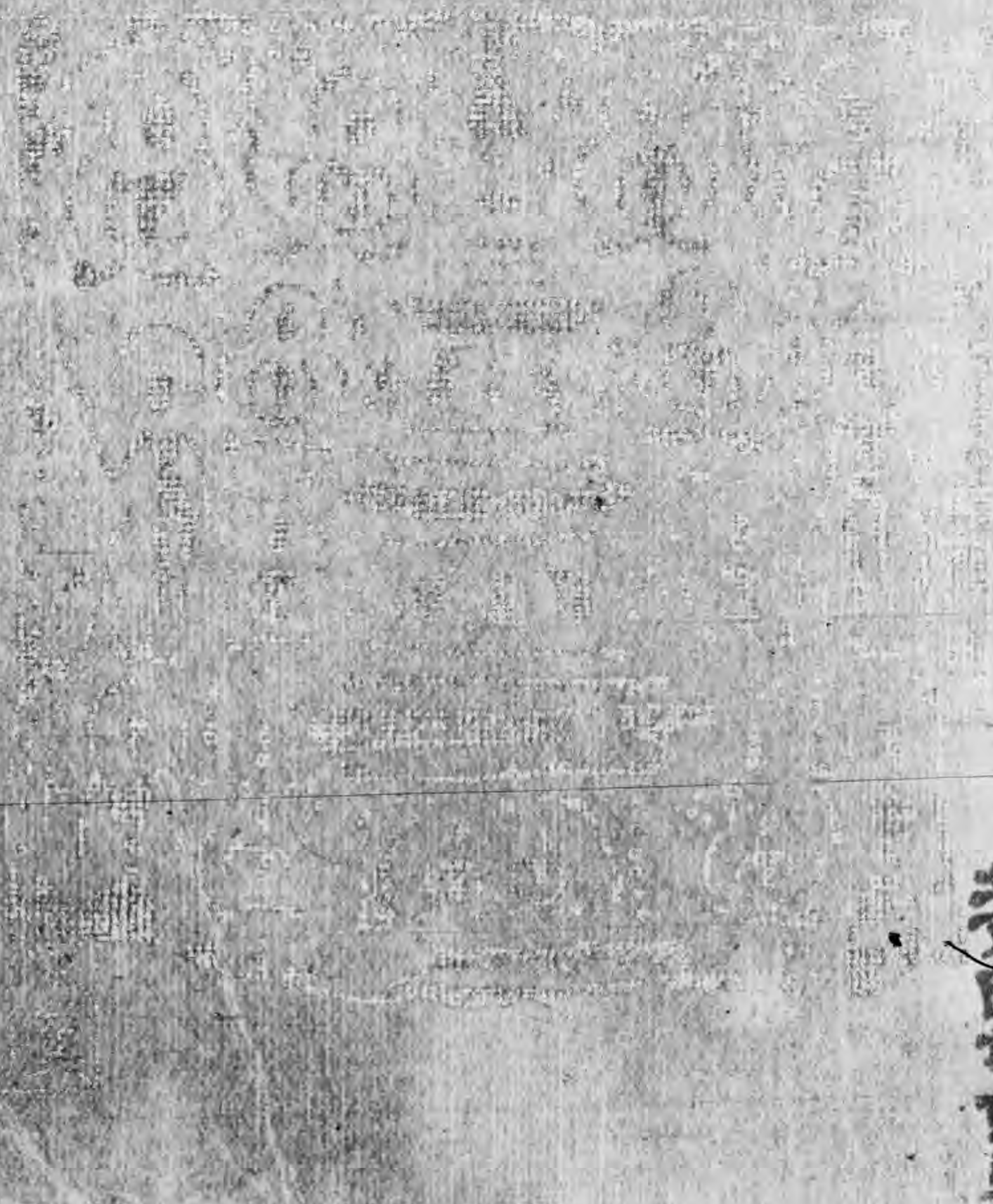


APR 10 1928 X

73



◀ 本誌戲劇號徵文徵畫啓事 ▶

本誌爲研討戲劇起見擬在本誌第十期中刊行戲劇專號文字圖畫俱特別增加數倍除已約請南北編戲評劇諸名家擔任撰作外並歡迎投稿茲將本誌徵稿徵畫條例畧佈如左

- (一)文字 本誌此次所研討者限於樂劇(即舊劇)方面舉凡劇理劇史劇藝俗史等之研究與批評及記述均在徵求之內惟捧角之文字及有時間性之劇記恕不刊登
- (二)圖畫 以有歷史價值之圖畫及已故名伶之遺影或能代表一派之當代伶影以及新舊名伶書畫臉譜等美術品畫片均在徵求之列

本

誌公

開

特別啓事

◎

來

稿

歡

迎

本社爲少數文藝同志之結合本誌則爲大多數作家發表文藝作品之公共機關意重切磋旨在公開故無論何人以作品見寄只要言之有物非歐化語文無不樂爲發表如有特別佳作本社同人並避賢路儘先發表蓋本社素主張打破少數文丐壟斷文藝界之惡習而爲一般無名英雄謀一發表其心血結晶之機會其旨趣不徒在揚風挖雅也投稿諸君盍興乎來

南金雜誌第八期目錄

〔封面〕 寶瑞臣先生題字 唐多寶塔磚象（上虞羅氏藏）

〔插圖〕

團城玉佛

唐小忽雷

雲崗石窟佛像

嚴分宜榜書之四

王石谷寒山萬木圖

玉函山

梅蘭芳綴玉軒攝影二幀

梅程尚三名伶合攝之佳劇戲影

荀慧生三絲洞之蜘蛛精戲影

北京第一鼓姬高玉蘭攝影

美國著名電影女明星海倫柯克絲近影

〔文字〕

騶虞異義

長平公主曲

古雙藤記

印度恒河旁之回教禮拜寺

中海之石室

美國文禮攝贈

邵茗生藏照

劉雁聲贈照

金簡齋攝贈

百合齋主贈刊

百合齋主贈刊

王在明贈刊

容麗攝贈

朱家麟寄

邵次公

楊雲史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王越莊

金文偶拾

塞上異聞

次公歸稿記

關漢卿雜劇作品考

戊辰燈社詩鐘選

言志集

戲劇之變遷

瓊瑄集聯

歌臺新語

瀛粧四詠

粉墨閒談

瑤光秘記

酒淺愁深錄

乾嘉時代之天橋酒樓

鬼新郎

靈藥記

至正新刊全印平話三國志

元奕

孫際鴻

傅芸子

傅惜華

郭春榆等

李釋堪

齊如山

邵茗生

垂雲閣主

吳拔其

陳小蝶

靈犀

胡叔磊

芸子

戴友蓀

張秋蟲

芸子校

本社收買于式枚睡若著
李文忠公尺牘當面議價
 函商亦可
 南金社長啟

產婦科專門

唐君陶女醫士

專治內外皮膚花柳小兒各科

北京絨線胡同七七號
 電話南局三八八〇號（簡章函索即寄）

▽介紹戴曉泉函批命理

友人戴君曉泉精研命理學真識卓屢為同人批算極著符驗茲因求者紛來同人爰為定潤例如下

略批流年 五角
 細批終身 二元（先潤後批）
 細批流年 一元
 細批終身 五元（空函不復）

收件處 北京宣外老牆根火道口五號戴宅
 天津法界五號路三十五號南金發行所

介紹人 魏君素 胡叔麟 同啓
 傅芸子 傅惜華

安穩求祇

中法儲蓄會 (中國有限公司)

我人儲蓄於儲蓄機關原為求金錢之安全保障然則儲蓄機關之必須十分隱妥固不容絲毫忽視者也敝會創辦迄今已歷九載幸蒙社會之信仰儲戶已逾三萬餘人深為榮幸敝會具救濟世人經濟困難之初衷使人人同登富足有餘之樂境不憂無愁享盡前途無窮之幸福非敢徒以如何利優相透惑而冀墮其術中者所以擬也幸三思而加入焉

每月存儲：分五種

十五元……九元……三元
 十二元……六元……

▲為增進儲戶興趣起見每月開獎一次……獎金已達三萬二千餘元……既得穩妥之保障又有極大之希望

▲求之市上不可多得

北京總會 東交民巷儲蓄大樓
 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法辦



注意 山西

華北製絨廠

精製國產駝絨各色花素衛生衣褲毛襪手套圍巾毛毯

等品頗蒙各界歡迎並用電機精製 駝絨絮

片用之絮衣套被既輕且煖遠勝絲棉均勻平

坦永無塌落參差之弊實我國空前之製作洵冬

令禦寒之佳品也送禮贈友尤為適宜並自運四

川瀘陽最優等各色圓絲夏布物美價廉如蒙

賜顧毋任歡迎須認明本廠雙頭羊商標庶不致

悞

▲欲看絨樣函索即寄

▲外埠函購郵寄敏捷

▲分廠設天津法租界天祥市場內

天津
廣大

罐頭食品

有限公司

本公司創辦十有餘載所出各品原料新鮮製法精良香味適口裝璜美觀
久為各界樂用而價格低廉尤非舶來品可比零購整躉一概格外克己各
大鮮菓食品店皆有代售直接函購亦所歡迎

出品

工廠

- | | | |
|------|-------|------|
| 各種鮮菓 | 各種白蘭地 | 各式餅乾 |
| 各種糖醬 | 各色葡萄酒 | 各色花糖 |
| 各種肉食 | 各味菓露 | 蜜餞糖菓 |
| 海魚蝦蟹 | 各種色酒 | 各種海味 |

- | | |
|------|------|
| 第一工廠 | 宮北大街 |
| 第二工廠 | 祿子胡同 |
| 第三工廠 | 大沽口 |
| 第四工廠 | 懷來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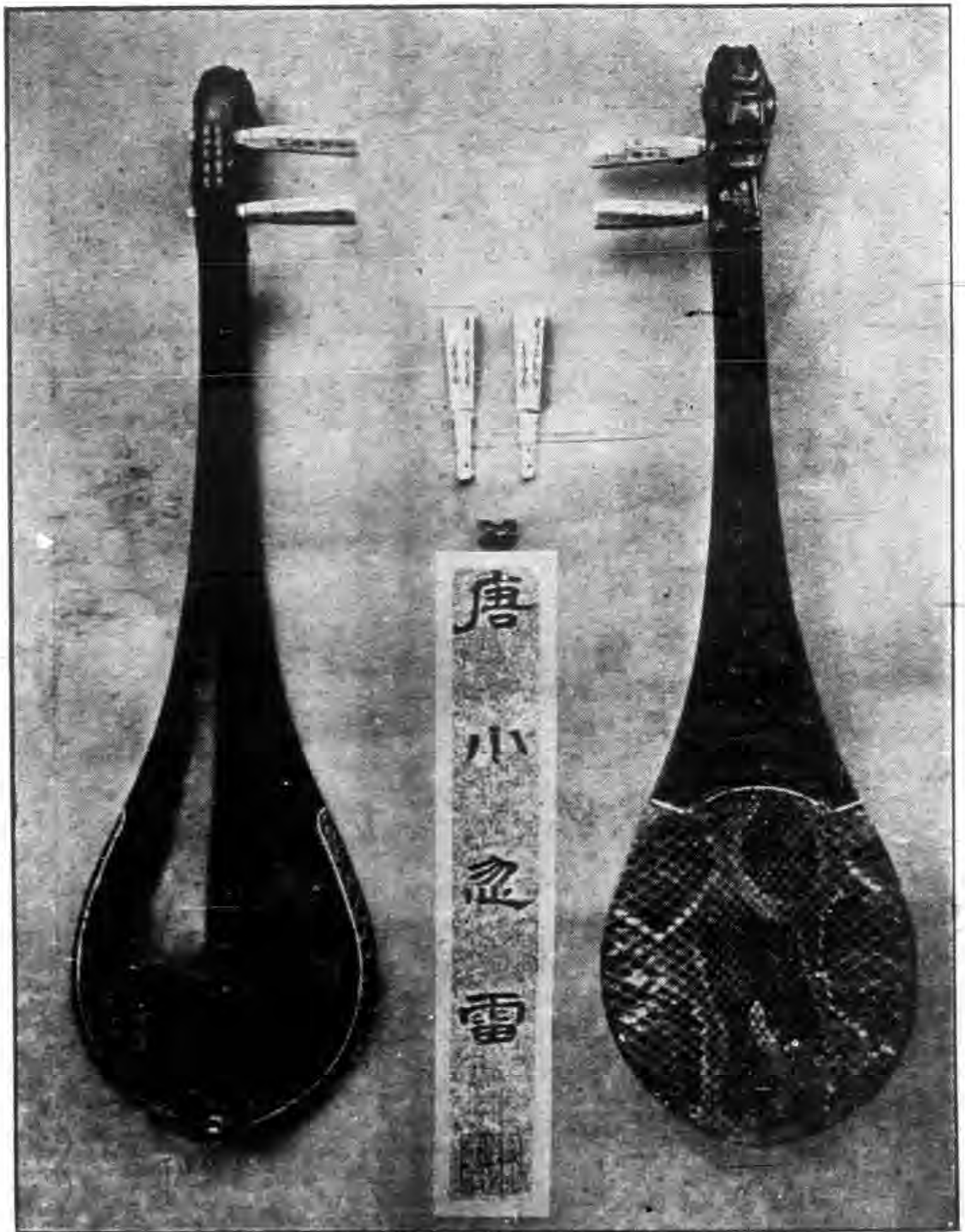
▲天津營業部宮北大街...電話總局二九六八號
▲北京暫寓前門外取燈胡同...電話南局三三五八號



佛 玉 城 團

贈 攝 漁 渭 邵

唐 小 忽 雷



華陽卓觀復贈刊

唐文宗時。內庫有大忽雷小忽雷二器。女伶鄭中丞善彈小忽雷。即此二器。一藏貴池劉聚卿家。一藏丹徒劉鐵雲家。器上有篆書小忽雷三字。背鏤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其引絃之牙籤。有刻詩二首。首詠曰。古塞春風遠。空營夜月高。將軍多少恨。須是問檀欒。次詠曰。中丞唐女部。手底舊雙絃。內府歌筵罷。淒涼九百年。款署東塘圖章。是任字。任東塘不知何許人也。容欣素心人識。



一... 回... 故... 禮... 拜... 立



... 之... 回... 故... 禮... 拜... 立

—(四之書、梳宜、分殿京北)—

◀二其額坊殿立高次▶

太極僊林

—(照藏生部)—

王 石 之 萬 谷

★ 圖 水 之 萬 山 寒 ★



此圖乃王石之萬谷
 中
 所繪之圖也
 其地之險要
 固非筆墨所能形容
 其地之富庶
 亦非文字所能盡述
 其地之風物
 亦非丹青所能盡繪
 其地之人物
 亦非圖畫所能盡現
 其地之山川
 亦非文字所能盡述
 其地之風物
 亦非丹青所能盡繪
 其地之人物
 亦非圖畫所能盡現
 其地之山川
 亦非文字所能盡述

劉 雁 聲 贈 照



攝齋簡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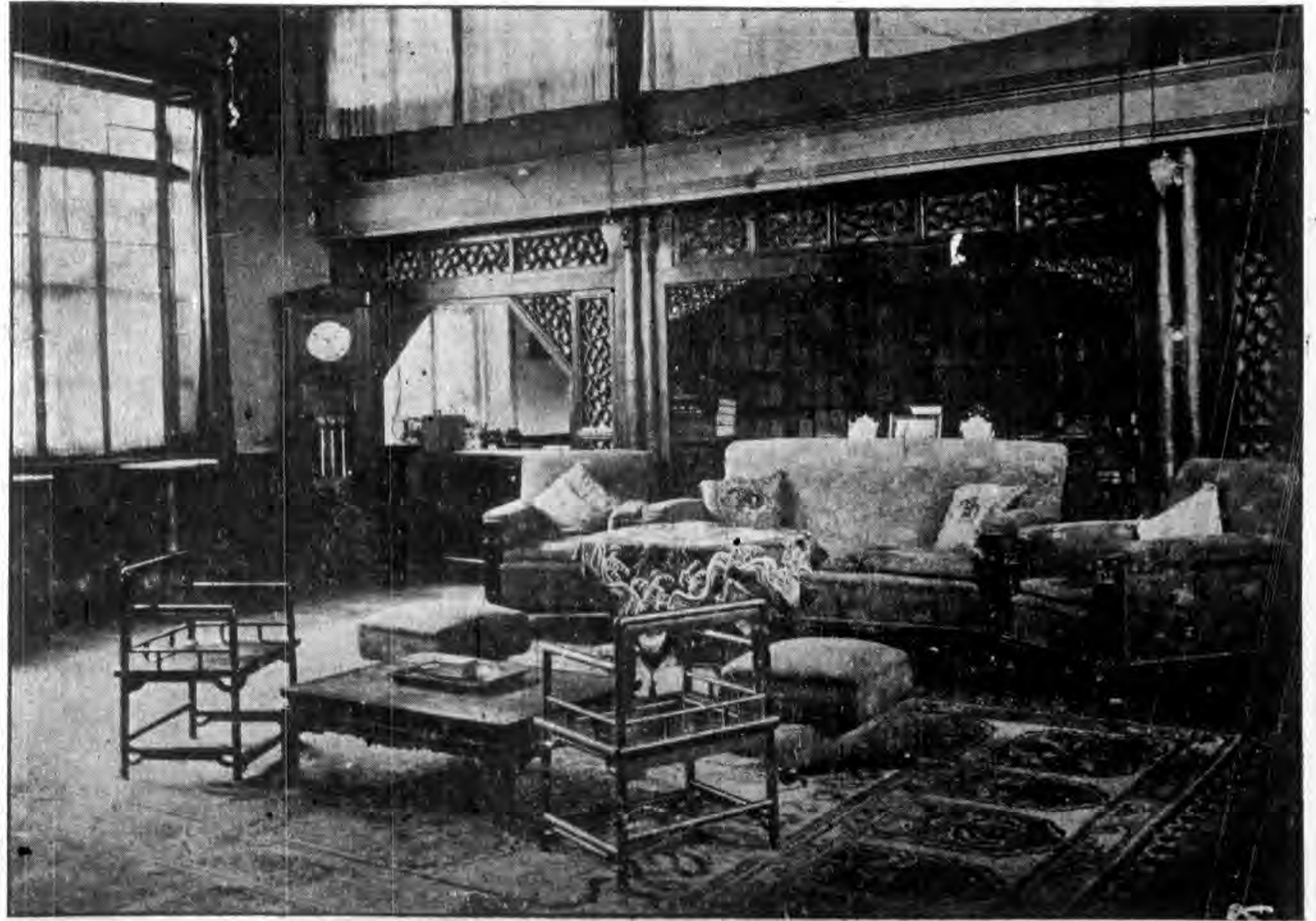


中海之石室

梅蘭芳綴玉軒外之景



梅蘭芳綴玉軒之內部



騶虞異義

邵次公

以騶虞爲白虎黑文者。古毛詩說也。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者。今詩韓魯說也。其詳見於五經異義。周禮鐘師疏引之。賈誼新書禮篇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蓋本魯說。此二說自來。各守師傳。莫能溝通。瑞彭讀西山經。昆侖之丘。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郝懿行云。時讀爲時是也。竊疑陸吾卽騶虞。太荒西經謂。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亦卽陸吾。淮南俶真篇之敦圜。史記司馬相如傳之靈囿。漢書揚雄傳之敦圜。雄賦云。白虎敦圜乎崑崙。用敦圜爲形況字。然曰白虎曰崑崙。似摶山海經爲說。皆一事也。陸吾虎身而白。騶虞是白虎。敦圜亦是白虎。白虎者。應西定星象。其同一。陸吾司帝之囿時。騶虞司天子之囿。爲掌鳥獸之官。其同一。文選東京賦經注引劉芳詩義疏。騶虞或作騶吾。海內北經亦作騶吾。虞吾皆疑母魚韵字聲近字通。騶之爲陸。則轉寫誤耳。尋騶與走皆屬侯韵。音近而義亦可通。說文走趨也。趨走也。趨之爲走亦其比。海內北經淮南道應篇注。並謂此獸且行千里。騶之取義。當因善走耳。

騶虞異義

一

走光形近。陸从光聲。書傳每以陸代光。莊子馬蹄篇翹尾而陸。依釋文引崔譔本。淮南修務篇作翹尾而走。是走陸互誤之例也。然則陸吾之爲騶虞。絕無疑滯。山海經好言迂怪。故謂之神。意者天帝之圃。以騶虞之獸司之。而司天子之圃者。遂假其名以名官。山海經本古文。此一事足以通今古之郵。惜許君作異義。未及留意也。又案異義言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與毛詩同。卽指陸吾言之。若海內北經。林氏國亦有騶吾。別屬一物。毛詩山海經。鄒子皆古文。皆用陰陽家說。足證陰陽家與今文。非一事也。

騶虞異義 (二)

琴操曰。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怨苦。男恐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逼性情。外迫禮儀。欲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云云。竊疑列女節義傳。魯秋胡子妻潔婦事。卽此本事矣。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所謂失嘉會也。五年乃歸。則逾時之役也。三月爲一時。白虎通三軍

篇。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一時生謂春。一時養謂夏。餘詳
隱六年。公羊穀梁二傳。及何注。又見鹽鐵論備胡篇。潔婦雖有怨女之懷。而無淫泆之志。秋胡子久
爲曠夫於外。竟有外意。忘母汚行。孝義並亡。下糧以金予婦人。是內迫情性也。採桑不輟。而不願金。是
外逼禮義也。列女傳與琴操皆魯詩說。劉向、蔡邕各指所聞記之。實則同出一源。竊謂騶虞之詩。蓋潔
婦所作。秋騶胡虞音近可通。騶之爲秋。猶雉之爲春。胡虞皆有大訓。紐韵亦同。騶虞卽騶牙。周禮天
官鼈人掌取互物。互與牙通。而注以青胡釋互。當是其人爲騶虞之官。或者因詩有騶虞之詞。遂傳
訛爲人名。不能輒斷矣。其詩隸於召南。故曰邵國女所作。其以秋胡子爲魯人。蓋此事出魯詩舊師所
傳。故謂魯人。又考後漢書班固傳。李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漢地理志。濟南郡有梁
鄒。古屬魯國。魯詩以梁鄒說騶虞。則秋胡子爲魯人近是。又圖書集成神異典神廟部彙考曰。秋胡廟
在山東嘉祥縣。南俗傳秋胡妻邵氏爲神。山下居民邵姓者。自稱秋胡妻族。春在堂隨筆曾引之。
此事雖於書傳無徵。然謂秋胡妻邵氏。頗與邵國女之說合。然則秋胡周人而居魯。其妻則邵國人也。

邵國召公采地。大夫士不當外昏。故秋胡受王命。司梁騶之田。乃歸取於邵耳。六朝以還。賦秋胡詩者。至衆。不復能說。魯詩舊義。王筠李白。並以秋胡妻爲羅敷。誤合古事。尤屬不經。

走前以蠟箋求書。而金於孫慕老。旋報以五古一章曰。君出佳紙。索我寫南金。

罕作擘窠書。握筆殊沈吟。幼年初學字。顏柳幾摹臨。心正則筆正。懸腕如懸鍼。學

書苦未成。歲月徒侵尋。抗塵復走俗。風雅亦所欽。一生苦無就。衰老到而今。詎意

嗜痴癖。沾上感知音。南土多書家。古帖寫來禽。常恐爲世重。紙貴播雞林。我愧結

蛇蚓。拚壁笑不禁。知歌抵兩字。還君述微忱。此不能影印。故紀詩語。 (姚君素)

方地山先生允以所藏古泉拓本付刊。敝志一經先生考跋。歲事即可陸續刊布。

先此致謝並告閱者。

(南金社附啓)

長平公主曲 并序

楊雲史

明崇禎十七年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直逼都城十八日自成頓兵城外遣人人見帝議禪位帝震怒叱出之乃命酒痛飲命內監王承恩召太子及永王定王至御前太子二上年皆幼穉誨諭肫肫命分送外戚周氏田氏及朱純臣家即起至壽寧宮時周皇后方夜坐袁貴妃侍上命皇后自裁少頃皇后承旨縊殉復以劍賜袁妃死袁妃自刎帝長女長平公主幸妹昭仁公主至帝前起居長平牽帝衣哭帝太息曰汝何苦生我家乃以劍揮斫兩公主昭仁殞長平傷頰左臂斫斷亦絕帝手刃兩公主後復命酒痛飲高吟古樂府數章悲壯蒼涼哀不自勝復以硃諭內閣命朱如臣輔太子即日間道幸南京監國且詔天下勤王援京師天明帝步行出宮登煤山之紅閣王承恩侍焉時春暮海棠盛開帝披髮覆面以御巾縊於西偏第七株海棠樹上承恩侍縊帝旁時三月十九昧爽也其時自成由彰義門入入宮大索帝后帝殉國無人知者三日後始於煤山得尸以門板與周皇后俱停尸東華門外茶棚內以柳木棺大殮自成命昇至天壽山西陵葬於是昌平州吏民恭啓田貴妃園寢於四月初五草

草合葬之。五月朔。清兵入關。驅自成。定鼎京師。爲帝發喪。命天下臣民持服三日。上尊諡曰莊烈愍皇帝。后曰孝節皇后。詔以禮改葬。於是再啓壙。行奉安禮。恭修地宮。如典制。明樓享殿。一律修建。命名曰思陵。一依前明舊制。置陵戶守護至今。世祖章皇帝躬謁思陵。拈香酌酒。行三揖禮。御製碑文表陵上。至今完好。考清代優待有明典禮崇渥。超越百代。凡大典禮。皆遣官致祭。昭告封遼王。後爲延恩侯。春露秋霜。歲時節序。皆頒上方祭品香楮。命侯馳驛赴十三陵承祀。三百年來。未嘗或替。卽世所稱爲朱侯者也。

論帝在位十七年。孜孜求治。誅族客魏。昭雪東林。仁孝儉勤。愛民如子。明主也。惜景運告終。天祿不佑。雖精心圖治。而自卽位卽連歲饑饉。四海困窮。盈廷諸臣。悉委靡不振。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川荒歉尤甚。於是盜賊紛起。李自成蹂躪山陝河洛。張獻忠紛擾川鄂湘粵。竟至亡於流寇之手。時則清運方隆。東事又日棘。宰臣皆知自計。無與帝同心者。帝環顧廷臣。自知無可倚任。嘗自喟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亦可悲矣。先是帝寵愛田貴妃。生四子。尤憐悼靈王。十三年。王殤。帝傷之甚。妃以

思子久病遂篤。於十五年亦薨。帝悼念殊苦。時中原多故。萬幾宵旰。自是內顧多憂。無不恤。以至殉國。蓋日在憂勞中矣。袁妃伏劍未殊。養疾別宮。順治末年始薨。太子投周。全家。全懼禍不納。永王定王亦不能匿。先後擁至賊所。皆不屈。四月晦日。自成西去。挾太子二王俱。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爲帝長女。周皇后所生。名徽媿。甲申歲年十五。初帝命羣臣妙選良家。議具婚禮。選聘周太僕之公子周世顯。爲駙馬都尉。尙主將婚。以寇警暫停。至是斷臂而絕。自成命賊將劉宗敏療治。旋命授尸周琬。周奎以自成命不敢不受。乃覆以錦茵。昇歸外戚。越五晝夜而復甦。考帝六女。昭仁旣殊。坤儀及他公主皆先殤。莊烈帝骨血。惟餘長平一人而已。公主於順治二年。上書世祖。言九死臣妾。踴躍高天。願髮縮空門。稍申罔極。世祖不許。詔求元配。命周世顯仍尙公主。於是土田邸第。金錢車馬。錫予有加。恩禮綦備。公主涕泣感憤。然神傷故國。意切攀髻。竟以不樂殞年。下嫁踰年。卽病薨。先朝復賜墓田。於順治三年三月。詔葬於彰儀門外。之賜莊。留像於黃村之保明寺中。俗呼皇姑寺。可謂恩至義備矣。煤山今爲景山。遜國後。余嘗登山憑弔。慨念興廢。悲思陵求治之勤。失國之慘。殉國之烈。徘徊俯仰。久之不忍去。今讀明

史輒爲流涕。作數日惡。至先朝待遇之優。恩禮之渥。所以慰其英靈而安其子孫者。有過湯武之待夏殷。凡茲典禮。皆出先朝之本心。非由明室之求請。且其時幅土梗化南驅。方勞討伐。初未嘗因此遷怒。而薄其恩禮。嗚呼。可法萬世矣。俯觀今事。金匱書在。鐵券盟寒。益嘆先朝盛德宏量。爲不可及。廢書三歎。作長平公主曲。楊圻識。

景山樓殿鎖春光。紅閣年年發海棠。一代君臣亡國恨。兩朝兒女返生香。放勳二女英皇體。長平阿姊昭仁弟。教養宮中有大家。紅牌家法敦詩禮。永樂定宮中制。謂之紅牌家法。終明之世。宮壺肅清。超軼漢唐。崇禎元年正月。重申祖制。雖皇后非奉旨不得出禁門。違者查照紅牌治罪。太液春濃玩物華。兩宮傳語召香車。龍樓問寢家人禮。鳳輦陪遊帝女花。百花風底妝初靚。並立瓊軒去定省。萬方多難不知愁。愛日綿綿蓬壺靜。六龍御宇萬民權。昭雪忠良罪不寬。一意平遼思願救。用心弭盜恤饑寒。帝旣人承大統。月餘盡得客魏罪狀。用申顯戮。客魏流毒凡七年。至是皇綱始振。天下人心大快。復詔恩卹楊左諸臣。分別贈官。蔭卹有差。士民莫不流涕。頌聖明不置。聖明天子治安切。一日萬幾勵。

憂惕有君如此嘆才難。十七年中五十易。帝求治禁切。在位十七年。屢易閣臣。先後除拜五十餘人。之多。尤以周延儒溫體仁薛國觀輩柔佞奸險。卒皆誅戮。斥逐不安其位。金牀玉几。隱痲瘦。寇盜紛。紛事大難。三峽烽烟橫劍閣。二陵風雨下潼關。孫傳廷善戰得士心。賊甚畏之。十六年冬起爲潼關總督。十月與賊戰。遇雨敗績。傳廷死之。賊遂長驅東下矣。西南鼓角連湖廣。平臺召對求忠讜。各道疆臣盡苟安。更番宰輔猶朋黨。督師慷慨枕金戈。飲馬長城喋血多。一出國門成萬里。蒙恬王翦恨如何。清師數窺邊要。直逼京師。乃拜袁崇煥督師遼。劄上御平臺召對。面議方略。崇煥忠義奮發。備慨上五年平遼之策。帝賜尙方劍。假以便宜。旋殺毛文龍。三年又磔崇煥。士論冤之。是蓋急切失刑。官家從此心懷惡。憔悴深宮慘不樂。滿地江湖鴻雁來。中原野哭連河朔。貴妃顰笑。憂勞小閣薰香侍。退朝爲有溫存承雨露。轉將歡笑慰嬌嬈。中原寇亂日甚。帝日夕焦憂。妃嬪少所進御矣。惟田妃明慧。工書畫。最得寵。能解上意。妃揚州人。器什牀等皆采自江南。頻年憂國勤宵旰。今年再報河南亂。此日重尋廬象昇。當時錯殺袁崇煥。君王內顧復吞聲。玉樹彫傷憶悼靈。每爲望思傳減膳。更憐多病

惜傾城。(十三年皇五子悼靈王薨。田妃遂茹素焚修。上亦爲之減膳。於宮中大作齋醮。上至妃宮。思念悼靈王。又值河南寇亂。開福王被害。大慟。袍袖盡澤。館忘骨肉傷懷。自是皇帝抑鬱不樂。妃生永王。悼靈王及悼懷王。皇七子悼懷。七子皆幼殤。帝與妃皆最愛悼靈。十三年悼靈方五歲。病痢薨。帝痛之。妃以思子遂久病。帝日數臨妃宮慰視之。傾城思子啼羅綺。玉骨支離扶不起。擁膝恩深問暖寒。捧心愁絕備梳洗。雪衣慘淡光離魂。璫盒淒涼暫連理。(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妃薨於承乾宮。帝傷悼殊甚。既思愛子復追念妃。內顧多憂。外寇雲擾。憔悴不懌。後二年遂殉國。)中元風露總淒清。夕殿衾寒聖主情。三十六宮都見月。甘泉夜醮到天明。上陽花草千門鎖。寒食清明憶燈火。日暖長楊侍輦遊。風明絮閣吹笙坐。雲鬢不靚像生花。品簪誰進江南果。(田妃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皇后宮婢向帝叩頭乞賜。帝使中官採辦數百里不能得。帝以問妃。妃曰。此像生花。出嘉興。有吳吏部家人携來。而妾買之。帝不悅。又妃性喜乾果。亦以非時進。帝每幸承乾宮。日夕供設。多江南器玩。命罷之。)兵馬悠悠意惘然。玉環如在若爲憐。君王莫自歌長恨。死別無多祇二年。桑乾河上鬼夜哭。寧武關頭鳥啄肉。

大星如月落前軍。西路烟塵如破竹。(時東事日棘。天下土崩。乃設總理總督。分總兵事。以盧象昇楊嗣昌分任之。嗣昌傾陷象昇。後終戰死。桑乾河。寧武關總兵周遇吉。忠勇善戰。李自成圍甯武。月餘。城中食盡。仍力戰殺賊萬餘。賊掘地道。城陷。猶巷戰。賊爲膽落。其妻女婢媼皆守城。矢如雨下。力竭死。合家自焚。時十七年二月也。甯武關既破。遂長驅入都矣。)中宮進饌。慘無歡。相對天顏。淚不乾。皇帝比來何太瘦。欸歎舉箸。勸加餐。(帝以寇亂焦憂。遂茹素。周皇后見帝體瘁。具饌以進。而瀛國太夫人奉適至。曰。夜夢孝純太后歸。語帝瘁而泣。且曰。爲我語帝。食無過苦云云。帝性孝。追念孝純。且感皇后意。舉匕箸相向而泣。)廣寧門外昏塵霧。南內驚聞漁陽鼓。臨朝不見一人來。九廟沉沉哭太祖。(十七日。帝召文武百官於乾清宮暖閣。問計。帝泣下。羣臣亦朴向泣。束手無策。帝書案上。文臣簡簡可殺。密示左右。旋即抹去。十八日。外城陷。朝臣無一人。帝自登午門。擊鼓召之。竟無一人至者。)夜呼皇子。換衣裳。慘對鬢齡。不出亡。此去明知成死別。撫摩憐惜斷肝腸。(上命傅皇太子及永王。定王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爲太子。明

日便爲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戒也。左右皆哭失聲。周后擁太子及二王痛哭不止。皇子出宮狂呼酒。只有承恩依左右。此時神鬼盡呼號。三尺龍泉提在手。酒酣起入壽寧宮。宮門月黑蕭蕭風。可憐皇帝憂勤事。都在椒房涕淚中。椒房涕淚問朝事。今日何須庇妻子。我家半壁有陪京。事尙可爲胡留此。初寇氛日逼。朝士安土重遷。無建議南遷者。帝意亦不主遷。都有請令皇太子南下。留國者。帝不答。孝節皇后嘗從容進曰。我家尙有一家居。可先令修理。以備緩急。帝不答。惟以國君死社稷爲辭。君王回顧淚潸然。骨肉今當速自全。自古國君殉社稷。我行在後卿請先。皇后遂巡起承旨。袁妃再拜謝賜死。此時兩主入宮門。痛絕驚魂不能視。三月十八日。城破。帝泣下。語后曰。大事去矣。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帝令后自裁。后入宮先帝縊死。一生兒殺兒。兒莫嗟。奈何生我帝王家。何如從母全家死。地下相隨伴阿爹。兒生從父死從母。國破家亡敢獨後。他生不到貴人家。來世願爲太平狗。君王拔劍淚如線。欲斫不斫走纒殿。后妃浴血在一旁。姊妹牽衣齊掩面。雪膚花貌化遊魂。珠簾

玉砌殷紅。此時鐘鼓報黎明。棄劍擲地酒亦醒。草草出宮。回首宮中白骨堆縱橫。昭陽恩愛一絕。錦綉山河不獨生。步上煤山紅閣裏。四顧宮城烽火起。兆民何罪在朕躬。遺詔書襟猶罪己。（帝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曰。苦我民矣。散髮被面。書短詔於襟上。曰。自朕失國。無面見祖宗於地下。故散髮覆面云。）花裏君臣畢命時。關西第七海棠枝。鼎湖波靜騎龍去。三日人間盡不知。皇子難容外家第。長平五日還魂異。倉皇扶人武安家。血肉模糊攜玉臂。滿座王侯狗尾新。茶棚哭臨但平民。公卿認賊呼天子。不及黃門一寺人。凝碧池頭齊拜舞。金甌已破何人補。貂蟬朝士盡從龍。袍袴宮人能刺虎。（甲申之難。宮人費氏。靚妝懷利刃。襲公主衣。自稱長公主。思近自成刺殺之。爲帝復仇。自成得之。審知其僞。以賜一隻虎。劉宗敏。費氏於是夕刺殺宗敏。從容作書自縊死。今天津費家胡同。其故居也。）三桂回軍赴杏山。遼東廷哭乞師還。八旗壯士風雲會。王氣東來山海關。王氣東來賊西走。掃蕩豺狼定九有。兩朝禪嬖非戰爭。天下得之流寇手。甲申三月大明亡。甲申五月清祚昌。弔民伐罪上尊諡。詔令天下皆持喪。草間穿塚餘父老。百姓哀思皇帝好。非如輿櫬李重光。豈是降旛陳叔寶。四海欣看迎。

梓宮長陵左。蘇制何崇。大戰周室封箕子。邈矣炎劉祀魯公。有詔封侯世奉祭。賜爵延恩同帶礪。似聞公主出民間。早選清才似王濟。流離皇子在泥塗。如此風霜定有無。萬里死生斷消息。思皇骨血此遺孤。上書削髮詔不許。此是吳王偏憐女。便爲蕭郎築鳳臺。好教弄玉隨仙侶。犢車魚笏賤乘鸞。駙馬威儀是漢官。看到樂昌圓破。高皇龍種盡平安。鍾陵天判雲中下。人間猶看天孫嫁。沁水園田內府錢。叢鈴碎珮銀潢夜。周郎才調復溫存。夜擁春寒話返魂。九死未能酬故國。再生猶得荷新恩。金根玉勒紫駝釜。新築平陽公主府。夫婿青春比翼歡。哀家方寸攀髯苦。國破山河滿眼中。朝朝啼淚唾盡紅。妝樓猶見含章樹。腸斷新恩出故宮。春風秋雨愁惻獨。翠袖單寒臥金屋。都尉明年賦悼亡。吹簫鶴市哀相續。靈藥難教再返生。舊臣遺老俱鬢盛。紫玉魂來陰火紅。窮泉應見先皇哭。溫明祕器下東園。新賜墓田鄠杜曲。招魂猶上樂遊原。紅葉無情溝水綠。桃花開到殯宮深。落日牛羊辨陵谷。公主墓在今彰儀門外。本朝開國際明良。武帝旌旗捲八荒。收拾人心功第一。六軍編素祭懷王。當時盛德邁湯武。三百年來置陵戶。銀海沉沉金雁飛。行人爭拜昭陵土。金粟堆前松柏哀。淒涼弓劍已塵埃。熊羆夜

守翠微靜。玉馬晨趨風雨來。煤山花發鶯啼曉。城闕陰陰閉烟草。野史方嗟明故宮。遊人又說唐天寶。
神武門前春水流。玉河車馬去悠悠。衣冠文物都消歇。尙有詩人一二留。前朝興廢悲異代。後人憑弔
前人再。莫問王孫事已非。可憐帝子家何在。天壽山高萬壑深。杜鵑啼遍十三陵。人間誰詠長平曲。萬
歲千秋望帝心。

近過韻秋校書香閣。見粉壁張一錦聯云。萬種閑情。半天風韻。非關病酒。不是悲
秋。款云集宋人詞語。借爲韻秋侍史補壁。及辰仲春。猶亭書贈。此聯集句自然。不
作旖旎語。而情深一往。嵌字尤臻高境。非妙手不能偶得也。 (素心人)

錦州城內。有塔巍然。鴉集其上。爲八景之一。俗傳唐玄奘禪師。取經過此。遇琵琶
精。建塔鎮之。此齊東語也。第建自何時。余匆匆過此。未遑細考。 (綸)

古雙藤記

越莊

吏部聽事前（見改警察廳）有古藤花二本（燕都游覽志載吏部有藤花二本一在少宰右署中

一在司聽左署中今惟少宰署中尚存餘蚤就奏特辨正之）蒼虬盤攫南北對峙為明吳文定公所

植宏治八年倭根畫省。嗣以茸紫起以葱清。所謂記取匏菴手植時是也。王（文恪）張陸（文恪）屬包

山繪圖張之圖久佚。一繪標格明時程（雲唐）家宰有石刻咏藤花詩六首勒於聽壁乾隆乙酉五月

作）咏蔣（質父）家宰額曰藤花聽時在乾隆二十年三月蔣以司農兼署（額）姚聲清代種桃仙去

睇曾雲而聽迷。藉卉人來。撫庭柯而涕資。舊甃於火。蘇而復蔓。半焦之木。重調斷續之弦。垂斃之螢。猶

燭神仙之字。太清霜檜。邇有左綬之殊。（石蔓卿詩引太清記云老子手植此檜根株支幹皆左綬）

南園甘棠。不以一世而剪。明屋清孫。枯枿發春。塵塵不隊。有足異已。墨筆來此。政及花事。（丙寅）晚

羅貧悴。復墮人繁。循行舊地。詹眺庭陰。九天瓔珞。離離而下垂。六曲屏風。隱隱而若蔽。風景不殊。河山

變質。又况銅仙辭漢。鉛泪如傾。玉壘遙隔。紫泉永闕。江南春草。王孫滯而未歸。日下遺聞。先民悽其不

作。劉爲此記。旁涉掌故。兼以嗚哀。嗟乎。弔夢歌離。隊歡莫拾。絲衰思盛。往事俄空。長安繁華。已乙金張之主。江泉搖落。不無泥莫之悲。是又溯開元而醉心。遇宗周而卻步。收以宿雨。悽悽於風物。鞠以茂草。恨恨於舊京者也。

四印齋藏陳圓圓像三。一明璫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緇衣練裙。宛見豐容盛鬋時模樣。圓圓落梅詞。有雨打梨花。又有香風透碧紗。句又送人南還詞。有堤柳堤柳。不繫東風馬首。皆妙句也。其貌其才。無怪六軍縞素時。將軍一怒爲紅顏也。













(素心人)





楸蔞歌者。咸豐戊午時。負盛名。所居曰停雲館。有聯云。燕子不來。問春何在。海棠開後。想到而今。定公詩。一代人文有歲差。信而有證。豈秦樓楚館。亦關氣數耶。晚近二十年來。麗姝絕少。卽詩文投贈。亦罕觀佳作。所見某報章。率語直欲作嘔。三日。

(綺)

金文偶拾

元奕

金文恆有  乃命語。大意皆言前已命治某事。今復命之也。辭尙功釋上二字為曠京。無理可解。徐同柏釋毛公鼎  字為紹。許瀚則釋為續。義雖可通。音或未準。孫詒讓謂卽說文  字。蓋從糸從曠省。金文鐘錘字多從東。是其例。陳侯因資敦有練字可證。瑞安說字形頗有意。視徐吳為進矣。然猶有未塙者。考之孫星衍所訂定辭氏手墓本石鼓全文。則此字不得為 。宜卽  字。其第十鼓云。虞人懇。朝夕敬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伏。  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告於太祝。帝嘗受享。致其方熟。  逢中。  孔庶。  既田。  疆理。  大田。不搜。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員止於。是  與祝。熟鹿等字為韻。則為續無疑。陽湖釋曠。仍辭氏之說。詩不成韻矣。

 字說文所無。予頗疑是  字。讀瑞安孫氏籀文述林。乃釋此字為就。殊無意義。繼見瑞安又於克鼎引李仲約語釋為庸字。雖未詳李說云何。竊以予所測之尙非無理也。按說文土部以  為古文塙。此甚可疑。  已自為部首。卽今城郭之郭。其義為度。以聲韻為訓。無緣更無塙字。蓋古文塙本作

𩇛可與庸通用。經典恆以庸爲𩇛。彝器則多以𩇛爲庸。庸者用也。說文百部又有𩇛字。音義同。庸當由𩇛字誤倒下半而成。𩇛之倒形似𩇛。以是𩇛𩇛妄分二字。叔重不察而兼載之。𩇛之古文又復譌寫同𩇛。𩇛字遂不見於許書矣。此可據金文以正其失者也。

塞上異聞二則

孫際鴻

歸化城某村。甲乙二人來城訪友。途遇一豬臥草間。忽作人言。謂爾等到城。可購芝蔴片糖二斤餉我。當有密語奉告。甲乙驚不止。唯唯應之。既返。豬仍在原處。若有所伺。甲故好事。卽以片糖供之。食頃刻立盡。問所欲言。豬曰。今年錢賤。明年老婆賤。後年真珠賤。言訖不見。

百夫長某。駐防某村。村在托克托縣。元相故城也。暇時散步村外。入一古刹稍憩。見所供關聖及周將軍。便卽膜拜。拜畢起。見周將軍雙目流淚。因語其火伴曰。自來此村。未嘗騷擾。神何苦乃爾。語竟。淚更漱漱下。不獨廟祀驚駭無措。村中父老亦皇皇如大禍將臨。

次公歸藁記

傅芸子

正平本論語與今本異同考論文稿一卷。光緒癸卯淳安邵次公先生少年所撰也。正平（正平爲日本後村上天皇年號）一本論語凡十卷。遵義黎庶昌使日所得古佚叢書之一。前代書目罕載。惟錢遵王讀書記著錄。譚仲修以爲骨董家當者也。（說見復堂日記論阮氏校勘記）楊惺吾自云嘗嘗萃各本考其異同。然其書未成。惟阮文達公會指陳仲漁論語古訓所引百十數則。以校此本。亦未善也。次公昔年得此單行本。因出阮刻注疎校讎。逐條移寫。綴以案語。體大思精。遠超前輩。時南皮張文襄公開府南湖。宏獎人材。一時稱盛。適黃仲弢（紹箕）學士爲提學。士多歸之。次公因仲弢之介。寄平日文稿於文襄。此冊亦在其中。次公旋得鄂省資送南洋陸帥復改東藏。皆仲弢力也。易朔後之十七年。戊辰獻歲。海上村市啓。次公昔年進文襄之稿。乃發見於冷攤之上。亦不知何時流落於世也。次公見之亟買歸。示吾。斯稿距今已念六年矣。依然存留於天壤之間。抑且輾轉歸於次公。珠還合浦。洵嘉話也。次公博通今古諸學。世所公認。而不知次公十四五少齡之時。已卓然有此造述。則次公年少之

竺學沈思。亦可知矣。因記其巔末。以誌逸聞。

陸放翁詩。得得無窮事。騰騰暫寓身。趙嘏詩。語風雙燕去。吳樹百勞飛。陸詩源於坡公之生世得暫寓。而較爲靈活有致。趙詩化於韋蘇州之聽鶯至飛去。花枝猶鼻鼻。而較爲婉麗生動。二詩一以靈活勝。一以婉麗勝。各極工也。 (養英)

塞上異聞

孫際鴻

二月朔大風。翌晨薩拉齊城外一帶。死鼠累累。最大者重四五觔。小者亦有一二斤。用裝米之麻袋昇運。至四十餘袋之夥。或謂爲大風所驅致死者。或謂因格圖自相殘殺者。薩縣知事已據實呈報矣。

關漢卿雜劇作品考（上）

傅惜華

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官太醫院尹。世所謂元代四大劇作家。一關馬鄭白。之一人也。元鍾嗣成錄鬼簿。著錄有元一代雜劇。以時代論。列漢卿於首。（見卷上）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則以馬致遠列爲第一。漢卿列於第十。然其評語云。「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見卷上）蓋正音譜所列之次序。以曲之文學價值論。非以時代而定先後。其謂漢卿爲雜劇創始者。正同錄鬼簿也。然余嘗考之於錄鬼簿卷上。與漢卿同時之雜劇作家。已爲輩出。此未必由雜劇新體流行之速。而由雜劇之創作。諸家亦各有所盡力。非漢卿一人所獨創者也。漢卿之時代。頗多異說。有謂爲金人者。亦有謂爲元人者。錄鬼簿亦止謂漢卿爲太醫院尹。而未言其時爲金抑爲元。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則謂「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蔣氏此語。未有所據。又楊鐵崖元宮詞有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所謂關卿當指漢卿而言。但錄鬼簿卷上所著錄之六十本雜劇中。無「伊尹扶湯」一劇。而鄭

光祖所撰雜劇目中有之。然馬致遠所撰「漢宮秋」雜劇第二折「賀新郎」一曲中有「不說它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二語。按「武王伐紂」亦爲雜劇。趙文殷所撰（見錄鬼簿卷上）則「伊尹扶湯」亦當爲雜劇之名。馬致遠之時代確在關（漢卿）後鄭（光祖）前。則其所謂「伊尹扶湯」一劇。或當爲漢卿所撰。非光祖作。其不載於錄鬼簿亦猶其所作「竇娥冤」「西廂」第五劇等。未爲鍾氏所著錄也。據此則漢卿固爲金人矣。又陶九成輟耕錄卷二十三所云。則漢卿入元至中統（西歷一二六〇年）初尙存。而自金亡至元中統元年。凡二十有六年。果能金亡不仕。則似無於元代進雜劇之理。寧視漢卿生於金代。仕元爲太醫院尹爲稍當也。

鬼董五卷。末有元泰定丙寅（西歷一三二六年）臨安錢學跋。云關漢卿之所傳。世人多以此解元爲關漢卿。錢氏元史藝文志及堯山堂外紀亦皆誤爲漢卿所撰也。案解元之稱始於唐代。而其見於正史則始於金史選舉志。金人亦多喜稱人爲解元。如撰西廂記之董解元是。則漢卿之得解元。自當在金末。若元則惟太宗九年（金亡後三年）秋八月。一行科舉。後廢不舉者七十八年。至仁宗延祐

元年（西歷一三二四）八月始復科舉。遂爲定制。故漢卿得解。卽非在金世。亦必在蒙古太宗九年。至世祖中統之初。固已垂垂老矣。由是言之。漢卿所撰之雜劇。當出於金天興與元中統二三十年之間。（西歷一二三二至一二六〇年）也。關之作品甚多。其現存及已佚之雜劇作品。畧考於左。

現存之作品

關張雙赴西蜀夢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雙赴夢」。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

閨怨佳人拜月亭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拜月亭」。錢目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錄鬼簿亭作「庭」。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謝天香」。有元曲選甲集下本。古名家雜劇竹集本。元曲大觀本。

杜蕤娘智賞金線池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海、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金線

池」有元曲選辛集上本。古名家雜劇竹集本。

望江亭中秋切鱸旦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海、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望江

亭。注謂「一作切鱸旦」。有元曲選癸集上本。元人雜劇選本。

煙月舊風塵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海、曲錄並著錄。錢目及元曲大觀作「趙盼

兒風月救風塵」。正音譜、元曲選曲海、皆作「救風塵」。有元曲選乙集上本。續古名家雜劇宮集

本。重刻雜劇本。元曲大觀本。

關大王單刀會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單刀會」。錢目

作「關大王獨赴單刀會」。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

溫太真玉鏡臺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玉鏡臺」。有元

曲選甲集下本。古名家雜劇金集本。元海大觀本。

詐妮子調風月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調風月」。有元刊雜劇三十

種本。

感天動地竇娥冤

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竇娥冤」。有元曲選

壬集下本。古名家雜劇木集本。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海、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蝴蝶夢」。元

曲大觀作「包龍圖三勘蝴蝶夢」。有元曲選丁集下本。續古名家雜劇宮集本。元曲大觀本。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也是園書目、曲海、曲錄並著錄。錢目題「元無名氏」撰。曲海、曲錄、元曲

選皆作「關漢卿」撰。有元曲選戊集下本。古名家雜劇絲集本。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第五劇

世人每多誤認「西廂記」為一部傳奇。實則五本之雜劇。每本

四折。共二十折。即所謂「西廂五劇」者。是據王元美藝苑卮言。知前四劇為王實甫所撰。第五劇

關漢卿續作也。（詳拙著西廂劇本考）有六十種曲本。六幻西廂本。暖紅室彙刻傳奇本。通行之

木槧排印石印本。

已佚之作品

董解元醉走柳絲亭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柳絲亭」。

丙吉教子立宣帝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立宣帝」。

薄太后走馬救周勃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救周勃」。

太常公主認先皇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認先皇」。

曹太后死哭劉夫人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劉夫人」。

荒墳梅竹鬼團圓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鬼團圓」。

風月狀元三負心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三負心」。

沒興風雪癩馬記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癩馬記」。

金銀交鈔三告狀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金銀交鈔」。又注「三告狀」。

蘇氏進織錦回紋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織錦回紋」。

介修縣敬德降唐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作「敬德歸唐」。

昇仙橋相如題柱

錄鬼簿、曲錄並著錄。

金谷園綠珠墜樓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綠珠墜樓」。

漢匡衡鑿壁偷光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鑿壁偷光」。

劉夫人書寫萬花堂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作「黃花略」。又注「一云萬

花堂」。曲錄作「劉夫人寫恨萬花堂」。

呂蒙正風雪破窓記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謂有「二本」。

安叔原風月鷓鴣天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錄鬼簿叔原誤作「叔元」。正音譜略

作「鷓鴣天」。

姑蘇臺范蠡進西施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進西施」。

開封府蕭王勸龍衣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勸龍衣」。

柳花亭李婉復落倡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復落倡」。

甲馬營降生趙太祖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降生趙太祖」。

賢孝婦風雪雙駕車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雙駕車」。

雙提屍冤報汴河冤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汴河冤」。

老女婿金馬玉堂春
錄鬼簿、曲錄並著錄。

宋上皇御斷姻緣簿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姻緣簿」。曲錄作「宋

上皇御斷死央簿」。

崔玉簫擔水澆花旦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擔水澆花旦」。注謂「二

本」。曲錄作「崔玉簫擔水澆花」。遺一「旦」字。

晉國公裴度還帶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裴度還帶」。

錢目作「山神廟裴度還帶」。

隋煬帝牽龍舟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牽龍舟」。

風雪狄梁公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狄梁公」。

屈勸宣華妃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宣華妃」。

月落江梅怨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江梅怨」。

管寧割席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

白衣相高鳳漂麥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高鳳漂麥」。

孫唐映雪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

唐明皇哭香囊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哭香囊」。

唐太宗哭魏徵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哭魏徵」。

鄧夫人哭存孝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哭存孝」。

武則天肉醉王皇后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王皇后」。

翠華妃對玉釵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作「對玉釵」。

漢元帝哭昭君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哭昭君」。

劉夫人救啞子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救啞子」。

劉盼盼闌衡州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闌邢州」。

呂無雙銅瓦記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錄鬼簿注謂「瓦一作丸」。正音譜略作「銅瓦記」。

瓦記。

風流孔目春衫記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春衫記」。

萱艸堂玉簪記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玉簪記」。

錢大尹鬼報緋衣夢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曲錄並著錄。正音譜作「錢大尹」。注

謂「一作鬼報錢大尹」。錢目作「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楚雲公主齣江月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齣江月」。

魯元公主三撇赦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作「三嚇赦」。

醉娘子三撇嵌

錄鬼簿、太合正音譜、曲錄並著錄。正音譜略作「三撇嵌」。曲錄作「醉娘子」。

三撇。遺一「嵌」字。

狀元堂陳母教子

太合正音譜、也是園書目並著錄。正音譜略作「陳母教子」。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也是園書目著錄。

(未完)

字。說文乳也。又愛也。又文字之字者。孳也。六義相生無窮也。獨體為文。合體為字。

孳乳而漸多也。書曰。鳥獸孳尾。亦作字尾。乳化曰字。交接曰尾。男子二十冠而字。

女子許嫁笄而字。又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故撫養亦曰撫字。是皆云成人之道。

也。畜之牝者能孕字。故史記有字牝之說。字之結構。從一從子。是宇宙覆載元元

之義也。

(素)

戊辰燈社詩鐘

羽共三唱

素選

銜柴雙鶴中書表
刷羽單鳧內苑詩

郭嘯鏡

芥羽韻頤獨敢隨
茅柴酸澀不成歡

失名

搬柴矮窻溫陳釀
揮羽匡牀恣劇談

唐汀鏡

舞羽格苗終在德
嬌柴封岱定何年

陳毅庵

芥羽回鷄甯異族
桑柴煮鹵亦同功

周熙民

愛羽山鷄時照水
銜柴乾鶴自營巢

陳毅庵

霓羽月中聞法曲
哥柴日下選官窯

陳能群

枯柴雨溼常生菌
弱羽風高更懸枝

黃鳳園

蕪柴未乏淇園竹
霓羽安知蜀道鈴

失名

積羽巡邊窮御蹕
高柴置驛重封侯

鄭邁亭

飛羽早亡天廢漢
郭柴相繼國存周

陳立鄭

毛羽山鷄還自愛
崖柴臺狗那能當

林季湖

負羽送君愁隨草
賣柴聞客話松林

郭春樞

片羽燼餘珍賸稿
東柴病後感羸形

陳毅庵

東柴供煖聊知足
片羽留光豈在多

郭嘯鏡

嬌柴沈璧通升降
輿羽鉤金辨重輕

陳徵宇

頑柴無用憑煬窻
健羽相矜恐覆巢

余辛枚

瘦柴自分當填壑
病羽無因想刺天

鄭維辛

沒羽北平空射石
拾柴東野欲巢經

郭春檢

枯柴誰拾傷溝斷
弱羽難勝恐陸沈

方策六

拂羽鳩雖知節候
銜柴鵲亦應禱祥

陳息庵

牟羽號尊回紇重
阿柴種啓谷渾先

董季友

生柴入爨艱成飯
弱羽投林苦避纒

陳發庵

過羽歲華忙底事
亂柴山骨瘦無情

黃君坦

六羽乘雲騰法駕
半柴望燎肅明禱

郭春檢

茅柴亦足當浮蟻
芥羽何煩逞鬪鷄

陳徵宇

春柴入灶烟多濕
水羽隨舟浪盡恬

高耕愚

織羽衣輕欺雪白
仿柴盜細愛天青

鄭稚辛

張羽詩才高啓敵
張柴史學魏源深

失名

焚柴終怪魯難爛
飲羽還疑虎是真

何壽芬

枯柴梁父車堪載
霓羽梨園曲已非

磨羽謹從名士渡
賣柴時見孝陵樵

知羽有兄寧可誘
宥柴之父得毋私

刻羽曲高終寡和
擘柴畫妙倘通神

蛻羽和泥培燕壘
生柴冒雨補牛欄

插羽鄂褒圖戰像
討柴寒拾記遺蹤

刻羽引商難屬和
搬柴連水亦通禱

曳柴婦不矜夫貴
負羽兒能代父征

蛻羽和泥培燕壘
生柴冒雨補牛欄

生柴冒雨補牛欄

言志集

衆生魔窟縛冤愆
示病毘耶獨解禪
久信八風吹不動
故將洗伐愆人天
東來不復立文字
禪定自然能
斐龍吟
欲為先生
參此
煮雨
兵靜
待修羅終

南星

寄訊任公先生病

秋岳



黃秋岳詩翰

言志集

竹亞梅矯各有神
 晴簷影射馬嘶馴
 硯冰生破字忘日煙
 火潛回隔室老坐憶
 年時生一嘆漸忍
 禪悅掃手顛亦出
 畫入修羅窟在開
 金鋤丈六身室女佛像

南

劍暮室口口

成石 釋堪



李釋堪詩翰

戲劇之變遷

齊如山

予友高陽齊如山君精學劇學已深入堂奧。旅京有年尤熟於梨園掌故。近年編劇之暇。出其緒餘。著爲戲劇之變遷一書。黃秋岳君稱此書「如探源星宿。雖綜錯千門。而有條不紊。凡京劇之根本。一一爬梳呈露。尤妙者無一粉飾語。無一模稜語。信非三折肱此道者。不能知且言也。」又云「四五十年間戲劇故實。如珠委地。今始有人線而理之。使世人悉能平心研索。則如山此書。必卓然有可信者在。」可見此編之價值也。此編之一部份。曾在晨報發表。極爲讀者歡迎。此爲齊君最近之續稿。與晨報所載者不同也。故附誌數語。以告讀者。

芸子識

小花臉玉五所排之戲頗多。前已談過跑驢子一戲。係演李妙郎張鳳容故事。此外入院、出院、縫衣、一係

和尚一尼姑

女店、

商賈

掛畫、

未洪武馬賽

燒靈、

茶計

瞎子捉奸等戲。皆其所長。現已無人演了。

臺上走矮子甚難。以高身材之人走矮子尤難。從前春臺班小花臉杉橋王。因其身材太高。故得此名。

演五花洞去知縣。自己定製一身紅官衣。出場走矮子。非常美觀。尤妙者。俟大法官擊掌心雷。妖魔逃去後。知縣卽起立。台下永遠闕堂大笑。且必得全場彩聲。蓋其所着之官衣。身長不過至其肚臍之上也。足見無論何事。只要用心用功。都能得好。

御果園。當年爲何程山最得意之作。有時在程長庚之後演大軸子。也不走一人。其唱數九寒天風不冷。連人帶馬汗淋身。某家將馬來整頓等句時。不但腔調好聽。其所作身段。尤爲美觀。後演者偷備。就毫無身段了。

窮生所穿之青褶子。上綴若干塊各色綢子。係表示破壞之意。名曰富貴衣。因穿此衣服之人。一時窮困。但皆係有志之人。將來結局。一定富貴。所以名曰富貴衣。從前另有女富貴衣。如武家坡等戲。王寶川便穿此衣。如今箱上差不多不預備此件衣服了。

劇中男子所穿褶子之做法。乃大領大襟。女褶子本亦應如此製法。自興出時式褶子之後。一時式褶子立領對襟。如現時青衣之青褶子。衣箱上便不預備此種褶子。而以此種製法作爲道姑所穿。

名曰道姑衣。按舊式道姑衣。專有類似水田衣之花樣作法。如今不論花樣如何。顏色如何。只若大領大襟。便名曰道姑衣。則舊規矩之女裙子。如今成爲道姑衣之專用品矣。然老旦所穿之裙子。則仍係舊式。

李三。

最出名

李順亭、錢寶豐、何桂山、譚鑫培。幼時都在東陵馬蘭鎮一帶演劇。同治年間始一同進京。

從前四喜班排羅門關第五本。有太后欲投降宋營。鐵鏡公主阻攔。未蒙准奏。遂碰死殿前等情節。後三慶班重排。因旦角不敷分配。遂將此節廢去。不上鐵鏡公主。以後各班排演。也就都不上了。按此場鐵鏡公主。以葉中興演來。極有精彩。葉中興乃葉春善之叔父。

空城計一戲。譚鑫培完全學盧勝奎。不過又變動的很多。盧勝奎之原腔。陳德霖還能唱。亦有較鑫培好聽之處。如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之馬字。盧因自己嗓音稍癱。故唱時管稍往下壓。鑫培則稍提高矣。

戲中凡走邊大半是夜行之事。或前去窺探。或偷盜。或拿賊等等。均用走邊。如拿高登、趙家樓。皆是所

以走邊的身段。或仰身遠望。或伏身近窺。都是夜間看不清楚的神氣。如今走邊走得好的人不多了。不過現時身段作完。用呀字叫板時。仍用遠身仰望神氣。這還不離舊規矩。按走邊之情形。係因不能在大街大路行走。或山路邊疾走。或由牆邊偷行。所以名曰走邊。

舊有之戲。有時風行一時。有時便無人排演。此大致因每一好脚。便不肯步前人之後塵。總要覓幾齣冷戲演演。以新臺下之耳目。如戰長沙一戲。從前爲程長庚長演之戲。近來亦爲極流行之戲。但同治到光緒初。十餘年間。無一人演唱。經譚鑫培始創演之。鑫培初次演此。係在麻花胡同繼宅。當派出此戲時。無人能去魏延者。蓋日久不演。均未學也。後問及何通海老先生。方知彼曾演過。遂約共同演之。再三十餘年前。德俊如演女起解。亦無解差一脚。亦由何通海配演。如今此劇。亦爲極流行之劇矣。他劇類此者。甚多。不必盡述。

梅花一樹鼻功德。茅屋三間心太平。秋葉老人句也。爲時人傳重。

(琳)

瓊瑄集聯 (續)

仁和邵 銳茗生著

竭來山水間已判此身輕似葉
不在天地外自揆於心或未知
月影寒寂寥夜來坐我酌桂醪
秋色清可掬醉醒曳杖訪松關
手指三尺霜不敢起舞竇雲曲
心照大千界相逢都是廣寒人
徒教暑似梭我欲騎風後相逐
無使心煩熱客來坐此亦忘歸
雲山望杳茫笑思古今一俯仰
風月直滋味了然物我兩相忘

雄吟畏酒醒中有玄機人不會
衷情憑誰訴先且回頭自揣量
沿流得徑溪洞天深處無人到
懸崖飛瀑布往年此地有禪關
更燒古龍涎但得明窗塵二七
怒立大巖背相望西南路八千
暮色冥九峯遊人來此醉歸去
片心窮萬法神仙有術非不傳
渺在烟水鄉對景適然發清嘯
坐在壺山影忘形便欲任天真

花開崑崙峯萬丈蒼瓊真峻削
東訪鼎湖浪一片青雲點太虛
俯首視世寰任與白雲自舒卷
捧腹付一笑只有青山無古今
歸雁背斜陽不展爪才上星渚
幽鳥噪巖谷亦隨桃李入春園
羣鷺飛斷橋南來見此亦希罕
千岩舞落葉平生只要樂清虛
紅塵迥絕分朝隨扶桑日頭起
紫府何冥邈又趁金華路上迴

虛名四海傳偶然來到人間世
靜境萬籟悄好與同參詩裏禪
塔影掛清波好向錢塘江上望
苔色陪岩草化爲南越海邊春
萬象曉排衙會得這些真造化
長天滑如紙所以然者本體空
從教暑似梭風月林泉供笑傲
君已人登秦水火金木俱渾全
天人咸仰觀是我所有可愛業
哄堂各整發到處方知人道難

歌台新語

薛雲閣主

歌曲文風。皆與運會有關。時至今日。以戲文如蔡元培。胡適之。舊文學。非不佳。乃必創新體文。致使舊文學。不絕如縷。以方梅蘭芳之旦角。演舊戲。非無可取。乃必創新式戲。致使舊戲。規破毀無遺。頗爲近似。然新體文。出自蔡胡之手。尙屬本色。假使樊樊老柯風老諸前輩。亦尤而效之。豈不令人齒冷。楊小樓在劇界。聲望雖尙非樊柯之流。但成名已久。亦自有其獨立之精神。不必舍己從人。再爲標榜效尤之舉。乃小樓昔年在滬。因彼都人士。喜觀安天會。遂徇台主之請。而排二本安天會。小樓之悟。於高老莊一場。飾女粧。唱小嗓。已似自貶身分。近鑑於新劇之流行。亦排王別姬。取桂陽。江都縣之類。以求容於時。是何異樊柯之爲新體文。其不足與蔡胡抗衡。已爲固然。小樓雖力趨時尚。恐亦難與小梅輩爭勝也。

小樓之挑華車。長板坡。允足上傳家學。旁繼俞氏。別姬。八大錘。摘纓會。或不合身分。或近於趨時。皆足爲盛名之累。務博不精。亦一大病。

小樓常串演戰宛城之典章。以技藝言。似尙不惡。惟曹八將上場。應起雙齣。典章與許楮爲一組。小樓則改爲一人獨出。而起單齣。因此之故。四將起齣之後。其餘四將。遂不能不一擁而上矣。此雖無甚關係。但殊有背成法。在小樓以爲自己是名角。不但鑼鼓應有特別之處。卽起齣亦復與衆不同。而爲照幕彩聲計。尤不能不獨樹一幟。故雖有背成規。亦復毅然不顧。此則大不可也。演戲應以劇中人爲本位。不能以角色爲本位。設使小樓演黃金台之關役。一捧雪之莫成。豈亦起四擊頭。而自己先上耶。余叔岩。旣以譚門弟子爲標榜。雖多剽竊抄襲。魚目混珠。但於舊戲。尙在追本溯源。未敢稍背成規。而新戲更未敢有所沾染。此則大可嘉也。

馬連良在今日老生中。以說白作工享名。作工如何。姑不論。但連良口中尖字太多。又似大舌。音極不清。而能以說白名。是真大惑不解者。於此可見今之顧曲家。盲從者衆也。

皮簧舊戲。或脫胎於崑弋。或採取於秦腔。在當日編演之時。自係首尾完全。厥後爲時間上之經濟。與技術之偏重。遂去蕪存精。加之節裁。蓋舊戲原以唱作武工爲前提。以言情節。多取材於小說。實爲盡

人皆知。但其中亦可分爲兩種。若本戲。則自應重其情節。如兒女英雄傳。五彩輿。德政芳之類是也。近人觀劇。多重情節。而忽藝術。致新戲層出不窮。於是演舊劇者。亦遂不能不以全本相標榜。而思與新劇競勝矣。如全本玉堂春。演者各樹一幟。絕不相同。然精華所在。仍爲起解會審。其餘皆似駢枝贅瘤。無甚可取。又如牧羊圈桑園寄子之類。首尾完全。徒延晷刻。演者精采。仍只在中段數場。若尙小雲之演全本白蛇傳。金山寺後。又唱祭塔。一人精力有限。勉強爲之。終覺後力不佳。爲愛護演者計。亦似不忍出此。金山寺祭塔之情節。已爲盡人皆知。所欲觀者。仍在藝術。與其於同一時間。觀其力竭聲嘶之全本。何若依然分期。觀其聚精會神。演一折之爲愈乎。

曩仕幕南。有女伶小子午者。芳名藉藉。偶於瑤席上。爲客侑酒。客有以小子午三字徵對。各索枯腸。未有以應。余以雌甲辰對之。或以爲无無故實。蓋此典特冷僻耳。是裴度戲謂庾威故事也。

(素公)

瀛粧四詠

吳拔其作

綺樓戲箋

住。對。鬢。環。梳。削。尖。當。頂。起。旋。螺。黃。昏。遊。罷。公。園。後。掠。亂。春。雲。帶。雨。多。

詠髮

扶。桑。日。出。之。區。所。產。仕。女。貌。映。麗。高。髻。雲。義。元。髮。光。潤。其。作。髻。也。或。分。綰。雙。丫。學。飛。仙。式。或。攏。堆。四。起。效。朝。天。粧。鬢。裝。微。鬆。蒙。犀。斜。掠。潁。花。淺。笑。沐。澤。留。香。尤。具。東。方。美。人。之。特。色。焉。但。盤。結。一。髮。必。倩。人。爲。之。故。數。日。始。一。梳。髮。每。臥。須。高。窄。之。枕。承。頸。下。殊。不。便。於。輾。轉。反。側。也。貴。婦。艷。姬。工。趨。時。世。不。憚。鬪。雲。鳳。挽。靈。蛇。寒。門。下。女。則。長。卷。螺。髻。偶。逢。節。誕。互。爲。挽。結。亦。不。肯。儉。梳。粧。也。

摺。得。花。巾。一。疊。平。吳。綾。束。短。楚。腰。輕。行。來。彎。曲。如。垂。柳。背。着。風。流。學。送。迎。

詠袋

東。瀛。少。婦。背。繫。錦。袋。爲。飾。袋。譯。音。阿。陞。日。本。名。爲。信。次。袋。貴。者。值。亦。數。十。百。金。盤。金。綉。綵。割。綺。裁。綾。刻。畫。新。奇。絨。制。精。美。文。章。繡。織。爲。觀。美。之。具。也。帶。之。式。爲。尺。方。之。袱。宛。如。滿。清。品。官。之。補。服。但。不。綴。衣。上。負。之。於。背。而。結。束。於。胸。及。笄。之。女。始。加。此。飾。最。忌。人。撫。弄。謂。觸。之。爲。污。辱。華。人。臆。說。紛。紜。有。謂。內。貯。婚。書。有。云。內。藏。穢。物。不。知。日。本。女。子。遣。嫁。客。皆。以。此。爲。贈。或。係。繡。襪。之。遺。製。預。祝。其。蚤。斯。衍。慶。

多子宜男也。但相君之背。偏儂若老嫗。亦未足爲彰身之美焉。

家家袴子石榴紅。忒短銀紗貼裏籠。偏向人叢吹揭起。不堪輕薄是東風。

詠袴

三島人物。粧束甚奇。廣袖裏衣。近於唐制。而婦女裙裾。自後圍向前。高束衣外。雲錦四圍。不類湘江六幅。因婦不著褲。女不縫袴。僅以薄紗蔽股。掩其私處。正藉籠裙圍帳。遮得風流耳。故舉趾不高。行步不速。惟恐擘開裙衩。每於登梯拾級。則不待俯窺矣。偶見留仙裙子。封姨揭起。見其紅巾掩映。便知入月。料得化身蝴蝶。一嗅餘香者。正不知風狂兒郎。顛倒幾許也。

開到櫻花盡日晴。軟紅塵裡著聲輕。齒深那怕春泥滑。故傍郎肩款款行。

詠屐

日本櫻花爲最盛。紅白相間。裙屐如雲。綠草如茵。齒痕深淺。光綴圓膚。著幾兩屐。行廊響屐。凌波生塵。故蓬瀛仕女之足。下風韻。適當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或謂日本之屐。歐美之足。支那之腰支。是爲三絕。日本之木屐。無美觀之可言。步伐不及歐美遠甚。指既不斂。失之於太放。與中國舊日之弓彎。適得其反。珠江婦女。雖放縱玉趾。尤畧加約迫。閑嘗見木屐娘。獨於足下不取也。

粉墨閒談

陳小艇

偶於半月得讀蘇少卿君論罵曹之鼓。殊爲精闢。惟漁陽三搥琴學入門。向有此譜。而琵琶譜亦載是閱。惟一注勺乙。一則工尺。爲少異耳。此兩書皆坊間易得。非秘本也。雖不能定爲正平原譜。當與俗伶所傳有異。至夜深沉入鼓。不知作俑何時。以臆度之。必始老譚。蓋梅雨田爲胡琴聖手。能以崑笛譜入絃索。老譚愛此調幽怨。與譚腔適合。遂採爲鼓調。雖無正平激節慷慨之音。而幽遠綿邈亦足以聽。滿清末代樂聲多靡。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叫天當此時會。適以成名。亦誠異數。後人效顰。則數典忘祖矣。嘗謂京劇編排最多錯誤。罵曹尙無大疵。空城搗琴似箏。魚腸擡簫作笛。更爲小數。最奇者則莫如珠簾寨。今之演此劇者。無不赤面銀髯。以爲克用必龍鍾老將。按中和二年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功第一。當其時克用未屆壯年。遑論衰老。是年齡已不符矣。克用爲李國昌子。當乾符五年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群推克用爲留後。以時按之。克用年僅二十有二。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乃召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欲以父代子奪其兵柄。而國昌則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

毀之。遂合克用兵進擊寧武。廣明元年。以沙陀兵寇忻代。秋七月。李百舉討之。大破克用。父子亡走。韃靼。是段文楚並非唐室勳戚。而克用得罪。乃謀兼鎮。亦非由於殺文楚也。中和二年。黃巢僭號已三歲。兵勢益強。都監楊復光曰。雁門李僕射。素有殉國之志。若來賊不足平矣。時王澤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克用遂將沙陀兵萬七千人。趣河中。其明年得衆四萬。竟收復長安。是召之者爲王澤。亦非陳敬思也。且敬思乃一監軍。宦官寺人焉得有器。其他細節。錯誤尤不勝舉。伶工傳會。殊不足責。而士夫縉紳。亦有津津言之者。殊可異也。

李陵碑一劇。叙楊業死事。解說獨多。當陳家谷之敗。楊無敵與子延玉並死於難。延玉卽劇中所謂七郎也。致敗之由。以王侁忘功不救。潘美爲宋名將。當時未有欲害業意。亦未嘗殺七郎也。而劇中輒指潘美奸臣何歟。當維熙三年。契丹復陷蔚襄寰州。美副將楊業。本欲待時而動。美不能用。及侁宵遁。美亦引兵沿河而去。業父子力戰谷口。見無人大呼奸臣誤我。陷敵而死。是潘美之爲奸臣。業已親錫之矣。美爲名將。又帥一軍。而不能制一王侁。坐失楊業。自此一敗。契丹屢陷中國。宋威大損。宋之弱。美實

尸之矣。是劇特於楊業口中出奸臣二字。且洗去王侁專罪潘美。乃覺美之罪直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蓋有春秋之嚴焉。

清官冊叙延昭懇托於朝。召還寇準定讞。事極淋漓慷慨之致。按準素在京師。以剛直外貶。淳化五年。太宗足創甚。召還寇準於青州。遂以策定儲位。而淳化二年。書韓公潘美卒。去寇準還朝已三年矣。美以令終。準爲後進。編劇者必以讞事付之寇準者。正以疾美之甚。而與準以善國也。方太宗晚年。儲貳未定。中外無敢言請準獨片言定之。其後奉帝如檀。庶幾一雪前恥。意爲宋之國威。以美而弱。得準而振。深恨當時潘美誤國。未有秉直嫉惡。如準者。訊之杖之。大聲指罵之。假鬼神變弄之。而一快天下之意也。劇中演朝廷遣官逮美。美方擁重兵。莫敢動。適王侁怨美殺其兄。乃禽而致之檻車。事尤悠謬。然實爲王侁洗罪。謂侁之罪實美委之耳。史官不知。遂用美言。而委罪於侁。是則不但慰楊氏之鬼。且洗王侁之冤矣。豈不快哉。

瑤光秘記 (續)

靈犀

星星螢火。偏燭羞顏。唧唧蟲聲。爭嘲姣行。爾時余踟躕不肯前。志梵緊挽余臂使進。正維谷間。少年已有所見。趨而前。長揖自思慕情。視厥狀。繚藉聆其言。妮婉不覺神癡心醉。不知所云。第見志梵與少年竊竊私議。復挽余轉至庵後。伏余城脚。顧謂少年曰。且同竢於此。毋亂步。將啓關而納汝。遂自去。余中心迷惘。不知志梵何意。納悶而已。心潮陡起。覺無數人衆四面合圍。若見志梵舉余等奸狀。方欲申辯。忽見師太持杖至。叱問何處狂且。引爾來此。余羞憤欲絕。自念不如一死。舉足欲奔。倏如傾仆。頓有人擁余於懷。以左臂承肩。右掖腋下。撲諸懷抱。余閉口憐憐。昏不知人。覺有人以唇猛接於吻。而撲抱益牢。余眼微睜。明月光中。識抱我者。卽少年也。醍醐灌頂。神志頓清。少年體貼溫存。詢何爲暈倒。舉目四顧。心知幻象環生。笑不能答。第覺少年臉兒。偎處手兒。拊處。無不酸透。麻身如觸電。四體無絲毫力。懶洋洋地。幾不能載體。少年方探手余懷。呀然聲響。志梵已開後門出。招手輕呼。余如中酒。踉蹌不成步。賴少年扶掖而前。志梵靚狀笑曰。阿曇大不識羞。纔見小兒郎。便嬌慵作態。學醉楊妃耶。余隨其至。

拽亦不之理。既入門。昏黑中。志梵導入臥室。少年比時。亦聽其所爲。梵忽悄語曰。蝸室狹隘。不足以屈鸞鳳。復顧余曰。敝榻端讓鴛鴦先占。冒險撮合。第須有以謝冰人。外邊勝會已將半。汝輩少談片刻。自來送客去。春宵一刻直千金。不敢久瀝矣。語竟反關出。予聽未畢。衝口問曰。真被金哥哥先污耶。俗稱錢爲金哥哥。蓋哥哥卽戈戈之轉音。當時取爲金郎之代名詞。志曇面頰半晌不語。低頭若溫前夢。羞容忽斂。淚盈盈墮襟袖間。微吁曰。早知不能諧白首。何事偏遇冤家。阿梵誠害我矣。予慰之曰。此孽緣也。過不在汝。但此時予甚爲少年危。若何跳出虎穴龍潭。嘗閱閻稗官小說。美貌少年。誤入尼庵。女觀往往不得出。必迭淫竭髓而死。京城昔有黑車。載美男入宮掖。死而後已。棄屍御溝中。宮女之曠怨。與尼庵等。獨憶鏡花緣說部中。有云。世俗有將子女送入空門。謂之捨身。蓋因俗謂爲佛弟子。蒙神佛護佑。其有疾者。從此自能脫體。壽短者。亦可延年。此是僧尼誘人上門之語。而愚夫愚婦。莫不奉爲神明。相沿既久。故僧尼見其盛。此教因無害於人。第爲數過多。不獨陰陽有失配合之正。亦生出無窮淫奔之事。予往日閱書至此。不覺太息痛恨之。又嘗隨友觀劇。見有演思凡一齣者。亦生無窮之

感強以爛縷活潑之兒女。使爲枯索壓迫之生活。每遭情慾之衝動。致成淫佚之行爲。又嘗見野叟曝言。有妙尼二人。附文素臣之舟。一路挑逗。心不能遂。卒以情欲激刺。一死一嫁。紅樓夢亦載尼姑淫亂。妙玉走火。賈芹於尼庵飲酒姦宿。可見古今文人。同一見地。對於女僧。不憚煩穢。筆之於書。託於小說。家言。以喚醒痴迷爲己任。且於家長之於子弟。不許近瞻。女冠女僧。尤多弦外餘音。小說雖憑空結撰。然世所必有。不得以子虛視之也。朱子家訓亦云。三姑六婆。淫盜之媒。考之輟耕錄。三姑者。卽尼姑道姑。卦姑也。尼姑實居其首。因世以尼數居多。婦女無知。喜與往還。或騙財物。或搬是非。雖察其惡。惟恐聲張。家長得知。莫不忍氣吞聲。爲之容隱。更有往來既熟。彼此親密。若輩必於此中設法。生出姦情。初以美酒亂其性。或以淫詞蕩其心。一俟言語可入。非誇某家豪富。卽讚某人俊美。諸如哄騙上廟。引誘朝。其法種種不一。總之若輩一經用了手脚。任憑三貞九烈。玉潔冰清。亦不能逃出圈外。甚至以男作女。暗中奸騙。百般淫穢。更不堪言。良家婦女。因此失身。不知男子亦有因此敗行者。蓋男子既壯。易於勾引。孰不好色。而求其牝。以禪室爲陽台。自託於艾叢。尼姑利男女之財。作姦犯科。無所不爲。其自

犯淫律者。尤其小焉者也。總之陰陽不得其正。最能越出常軌。聖人治天下。首重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故葩經先敦夫婦。易經首舉陰陽。使天下僧尼。盡生商周之世。斷不能有縱有之。亦不能其孤陰獨陽也。佛教之衰。毒佛之過。後世僧尼。變本加厲。遂使後人疑謗者。日多。嘗讀內典。女子學佛者。約分數種。有比丘尼、沙彌尼、優婆夷、內政女人、童女、式叉摩那之別。其中僅比丘尼、沙彌尼、爲出家二衆。餘皆皈依佛法。純出於信仰者。佛未嘗悉強其爲尼也。至於佛經論婦。則云。諸衆生求三摩地。當斷世間五種辛業。是五種辛。熟食生經。生啖增慧。要先嚴持清淨戒律。永斷淫心。當觀淫欲。猶如毒蛇。如見怨賊。又云。如寶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媿欲。先於女根。女子陰也。生大猛火。後於猛火節節燒燃。墮無間獄。又云。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云。淫習交接。發於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如人以手自相摩觸。煖相現前。二習相然。故有鐵床銅柱之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行媿。同名欲火。菩薩見欲。如避火坑。佛法斷淫。諸說專爲上首大弟子。菩薩、阿羅漢。而言非爲下愚說法也。故佛又有色界六天之說。云。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淫中心不流。

逸如是一類名四天王。於已妻妾淫愛微薄。名忍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名須摩鉢天。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名兜率陀天。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同嚼蠟。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名他化自在天。又云。若云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至心憶念五會真言。或能身上帶此悉怛多般怛囉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佛又謂十四種無畏功德。能令法界無子衆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德柔順。衆人敬愛。有相之女。玉耶女經亦云。世間復有七輩婦。勸其承事翁姑夫婿。玉耶女自佛言。自今以後。改往修來。當如婢婦。卽前請受十戒。爲優婆夷。佛告玉耶女。不得犯淫。犯他人男。玉耶經亦云。一心守夫婿。不得念邪淫。阿遼達經亦云。不念淫泆。常隨夫語。諱之以上各說。佛所謂淫泆。乃指貪淫而言。要在陰陽得乎其正。非絕對不許。信佛者有男女之事也。予於佛教不敢厚其自恨。門外漢不能發明佛於男女之道詳義。但恨世俗之僧尼。稗販如來。以謀口腹。本無毘尼戒律也。之可言。又略誘無智無識之兒女。傳其邪淫奸盜之宗風。轉不若日本僧能娶妻。如火宅僧。前有梵嫂者。爲一當也。聞嘗執沙彌。詢其終日焚香念佛。所爲何

來。咸。瞳。目。結。舌。不。知。所。對。豈。竟。多。生。罪。孽。受。此。枯。寂。壓。迫。之。生。涯。不。得。列。於。四。民。之。中。日。趨。於。游。惰。之。途。豈。不。大。可。憐。耶。香。姑。立。聽。久。謂。予。曰。請。無。發。高。論。且。進。午。餐。去。蓋。時。已。三。句。鐘。矣。餐。畢。尚。須。招。二。姑。至。踐。昨。約。也。僉。應。之。俄。而。小。婢。請。餐。草。草。食。畢。香。姑。亦。進。室。閑。話。力。慫。予。招。嚴。二。姑。來。許。之。香。姑。陳。設。枇杷。荸。薺。兩。盤。燃。燈。於。榻。狂。吸。阿。片。數。管。只。談。風。月。不。及。志。曇。往。事。也。

鐘。鳴。四。響。嚴。二。姑。華。粧。蒞。止。脂。香。粉。氣。較。昨。尤。饒。嫵。媚。予。察。其。性。狂。蕩。又。喜。人。力。繩。其。美。金。瓶。梅。謂。男。子。須。具。潘。驢。鄧。小。閑。五。事。然。後。博。得。婦。女。歡。心。予。復。於。五。字。訣。外。加。以。游。詞。諧。語。整。頓。全。神。以。對。二。姑。忽。而。擁。於。懷。中。忽。而。置。諸。膝。上。或。嘗。燕。支。顆。或。剝。鷄。頭。肉。二。姑。匪。但。不。嫌。唐。突。反。誇。爲。解。人。予。回。顧。志。曇。等。忸。怩。有。慚。色。自。問。肉。顏。不。已。而。二。姑。方。自。鳴。得。意。若。以。此。驕。人。者。予。因。人。而。施。耳。性。好。色。但。不。如。此。卑。下。也。當。此。之。時。忽。二。姑。之。婢。空。息。至。曰。老。爺。問。二。姐。何。處。去。已。約。王。家。奶。奶。李。家。姨。姨。今。晚。觀。劇。於。太。舞。台。六。時。起。演。二。姐。宜。卽。歸。矣。二。姑。聞。言。嗒。然。自。語。曰。偏。是。今。晚。看。戲。天。公。誠。不。與。人。做。方。便。悒。悒。欲。去。握。予。手。曰。君。能。久。待。乎。儂。今。暫。歸。可。託。病。早。出。梨。園。與。君。暢。叙。幽。情。但。此。時。迫。嚴。命。別。去。勿。見。

責也。幸甚。予謝曰：深情可感。既以命尊，命慎，勿託故先歸，致啓人疑。萬一洩漏春光，反爲不美。暢叙幽情，請卜異日。未爲不可也。且予有約，八時赴某家宴，恐彼此相左。卽卿不言，亦將奉告。歸歟歸歟。此時恐尊翁焦急矣。二姑聞言，謂予不憚而介於懷。予又矢誠剖白，並訂來宵仍相會於寄香巢。二姑瀕行，又丁寧而別。旣去，予曰：謝天謝地，糾纏星送脫矣。志曇笑曰：君何以一時剖若兩人，前何儒雅，後何狂放。答曰：因人而施，不得不如此也。彼徒炫濃粧，終遜卿素雅可喜。予此時已頭眩神疲矣。且寧靜片時，卿府前說，自剝枇杷，啖之垂盡。志曇忽發言曰：前談未終，因餐而止。請畢一晚工夫，陳詞與君聽。彼少年旣入志梵室，余叩其姓氏里居，始知其姓金，略聞其家世。公子誠實人也。與余並坐床沿，溫恂如處子。初不及於亂。窗間月色微明，映入房幃，迷朦莫辨。是余欲證獨宿時幻想，首先探其下體。靈柯觸手，溫暖翹昂，無燈無燭，可掩羞顏。一刻千金，胡忍孤負。不食羊肉，已染腥膻。與其擔此虛名，不如成其好事。當日糊塗思想，以爲趙璧不完，相如不得辭其責。但知要之以盟誓，約其爲伉儷，爲所欲爲，亦不之拒。詎知婚姻不自由，中國有特例，而門戶之低昂，尤勢利焉。縉紳家誰肯向尼庵中求家婦，縱其情深。

舐犢不恤人言。而金母焉肯於家庭嫡庶間。已水火如是。豈討女冠爲婦。道人笑柄。更惹其父妾之齒冷乎。當時智不及此。但圖片刻之歡。惟在余得近溫柔美少年。已覺心花怒放。寧知尙有以彼之凸。投余之凹之事耶。痛楚如割。不敢呻吟。忍痛撐拒。聞彼已一瀉如注。取巾揩抹。提褲急起。水溼黏稠。順流而下。公子徬徨欲去。忽聞警欸。彈指叩門。識爲志梵。納之入。情問曰。事畢乎。阿曇速出。勝會將終。防師喚汝。公子由余送之出。汝勿復來。余心怯不敢入房。仍往廣場中回旋數次。至散會方歸。師獎勞備至。始各歸寢。時參橫斗轉。倏欲天明。回味春情。醞之有味。如夢如幻。難信爲真。潛往東廚。取溫水一澡瓶。獨掩房扉。褪衣洗浴。自捫私處。如蚌張花綻。雙瓣膠黏。微有腫痛。翻褲向燭。如薄酪凝酥。嗅之有豆味。倦極登床。而夢婆光降。悲歡離合。片刻演遍。歷歷在目。不能忘懷。隣鷄亂唱。豁然驚起。草草盥洗。覘師未醒。私念金郎不知以何時去。衆尼既歸。耳目便多。且後門有守者。不知如何脫身。心中懸念。信步不自知。踱入西院。甫入門。適與靜潭之寵徒。名志明者。迎頭相值。瞥見一丈夫隨其後。翩然而逝。避至牆陰。志明察張皇色。顯聲詢余。胡爲早來。余機滯心虛。窘迫幾不能答。強作笑顏。勉應曰。信步到此耳。汝

亦何爲早起耶。彼含糊其詞。余會意。轉身便去。志朗挽余手。表示親熱。隨行數武。余入中廁。窺之。見志朗。驚回。引一人疾趨後門。如飛燕掠過。其曖昧勾當。不言可喻。自惟彼年不過十六七。乃色膽如天。大敢伴男兒整夜眠。復自睜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洩畢獨歸。院中遇志銳。笑問何往。乃以入廁對。銳遊目余身上下。作含譏帶笑之態。曰。瞞過誰。余強作鎮靜。但不免些些流露。面發赤。志銳蹈其隙。詞益迫。遂支吾自陳。方入廁。見西院一男子。向後門而逝。不覺駭而羞。銳曰。誰幹此好事。真能尋快樂。余昨宵獨無所遇。不負此良宵乎。半夜不成眠。賴角先生一洩火。起來猶覺惘惘。余曰。往年我庵例有盂蘭會。設水陸道場。任人游覽。今年不聞舉行何也。豈與昨夕勝會併爲一局乎。銳曰。不然。開已改月杪舉行。七月朔迄晦。無日不可。晦夕適逢地藏王誕。且於瘦西湖上。大放荷燈。日前靜修言。裝設壁燈。晝日健連救母故事。因繪事未竣。且不願在熱鬧時湊熱鬧。各街坊正爭奇制勝。便不值游人一顧。不如待冷靜時。水燈勝會。能引全城紳富之家。悉來我處。殊可獲大注布施也。余聞言點頭讚嘆。我師智慧超絕如此。人進我退。人舍我取。又竊喜可惜才。屆期定能把晤也。銳言既畢。余亦歸室。掩門復臥。昨宵逸

興遄飛。神魂顛倒。此時疲倦已極。甫合眼。便入黑甜鄉裏。一覺醒來。已慚愧闍黎飯後鐘矣。睡起茫然。志梵適至。驟然謂余曰。想夜來大辛苦。午鐘已過。猶未興耶。聞是語已。余自思惟。昨夜昏黑中。幾不識人間有羞恥事。今光天之下。轉覺慚赧。但於慚赧中。有一言如鯁在喉。箭在弦。卽欲詢金郎果何時去。後門有守者。以何法隱身遁也。梵曰。不先酬謝撮合山。反以金郎爲念。半夕便情深如海。不差殺人恨殺人。繼又曰。我能引之入。便能送之出。偷養嫗嫗。要亦有神通。幾人似汝徒噉熟飯哉。余遜謝之。自忖志梵誠厚我。並不要挾嘲諷。予人難堪。實出始料所不及。余得於金郎諧媾。三生石上。不知是何因緣。託良媒以締好。賴有此耳。後當引爲知己。將何以報此隆情。志曇言未竟。轉向予與綠綺曰。君乎。世間果有此利人而不自私者乎。

(未完)

郭汾陽王愛女。晨興梳頭。其執櫛進巾。捧盤瀉水。悉用偏裨牙將。豪則豪矣。奈不

雅何。乃今之顯者眷屬。亦犯此病。世風不古。人皆以面首譏笑矣。

(犀)

酒淺愁深錄

胡叔磊

西風吟緒正苦。又情牽冶柳。離恨千縷。定公嗚人。一語便著吾心。文字有靈。吐屬不隨虛枉也。髣髴兮。分彼美人兮。若猶比肩於月下。若猶絮語於閨中。今者西洲怨別。此生有約難尋矣。對花惹恨。借酒澆愁。記得吹簫之夜。又逢贈芍之期。今月今宵。此情此景。算彈指光陰。不覺蟾圓十二。而玉人何處也。一入侯門深似海。空留情影心頭。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此余所以思也。思之不得而欲夢。夢之不見而欲悲。悲之不已而欲述也。述之者誰。江南故我。

故我生曰。余固不欲述此事。述之欲悲。悲之欲夢。夢之欲思。思之不得。然終欲述也。請述吾言。吾既識玉娘。玉娘不我顧。且微曠曰。若個措大。欲作塵生也。休休。吾及今細味此言。伊若力體而行者。余曷爲顛倒若是。願彼雖神女生涯。乃深知行文之法。欲揚先抑。又似悟宣聖之語意。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抑乎。憾乎。余忝列斯文。竟本能觸類旁通。致墮此萬劫不回之恨海。及今思之。能不列爲開宗第一章耶。

玉娘之言若此。玉娘之行可知矣。玉娘何如哉。竟爲余思。爲余泣。爲余而繕容丁也。天地充塞。不外乎情。然此非情矣。將何以解。而玉娘爲余一一解之。玉娘之解。不出於玉娘之口。魚雁兒幸有婉珠也。婉珠之語曰。請謝衆口。畢。吾一言。婉珠未言之先。余爲述玉娘小史。此不待婉珠之言而知者。

玉娘巴州產。母孕及年而生。呱呱墮地。人疑爲英物。知其女。猶重視之。以爲秉賦良厚。他日有成。不失爲好女子。椿萱皆以喜。前路茫茫。未來如漆。正不知其之所在。而二老枯顏。常爲展笑。喜可知矣。弄瓦更喜。鶯遷。玉娘乃隨居至歷下。其父愛之彌甚。出繡襖而玉學步。固未嘗稍離。玉容皎皎。楚楚十三矣。乃翁見之。良足慰意。然而承歡有女。續嗣無兒。月有陰晴。圓缺。人之憾亦豈能免。伯道銜悲。竟喪其生。玉娘依風燭草霜之老母。度日如年。母也。哭亡人。視嬌女。心固早爲之計矣。隣有吳姓。擬爲兒納重養媳。玉娘適當其選。母命不敢違。揮淚。有人虎穴矣。陸亦尋常人家。何以虎穴名。蓋陷玉娘至此者。實基於是。名之非苛也。時玉娘風姿綽約。盈盈十五。而陸子固蠢如鹿豕。曷足以匹玉娘。然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竟以匹陸子。雖彩鳳隨鴉。令人爲妮子惜。固猶天經地義。無足詬病。孰知天地間之無心肝。

者猶有陸父其人。陸父之汲汲以圖者。非爲兒謀乎。舐犢之私。固應爾爾。願丁向平。優游卒歲。此亦人之常情也。詎知爲兒謀者其名。爲已圖者其實。名正實歸。陸父方沾沾自喜。又豈料軒然大波。因是以興哉。玉娘既作養童。則亦惟姑之命是承。顧姑性暴戾。雖和顏悅色。恭順從事。終不得其歡。稍不慊意。立加鞭楚。玉娘呻痛之餘。亦惟泣訴孤燈。燈花與淚珠共相慰藉耳。乃時于思于思之陸父。不能禁其床頭人之悍性。復欲逞其已之獸行。嗚呼。悖已而箠其肩。躡其步。視其目。笑其容。蚩蚩然忘其地位。忘其河東獅。竟入玉娘室矣。玉娘驚且懼。顧未審其來意。未敢驟聲張。而陸父之滿腹鬼胎。欣謂入彀。逼前欲擁之。玉娘乃大呼。應呼至者適爲姑。陸父苦。玉娘更苦矣。陸父見妻至。縮身逃。姑亦不之理。微目而已。然閨律固難逃也。姑見玉娘。則迥異疇昔。一變其悍態。復慰之曰。老不才。罪無赦。妮子餘喘未定。可將息。幸諒我治不嚴也。玉娘異其言之甘也。不顧而睡。翌日晨興。起視所居。則已易地矣。大駭。詢諸人。則云其姑所鬻也。玉娘乃大哭。哭又奈之何哉。此爲玉娘入娼門之始。余之識玉娘。初非藉狎邪游也。緣邂逅於友人筵席。問字談心。藉生相悅。而相見之期僅三。初爲余奏洞簫。次共賞月。三

則默默無言。而不知無言中。有如許言也。今玉娘遠矣。婉珠乃爲我言之。婉珠曰。玉姊初入此院中。啼痕滿面。不可終日。然而羊入虎口。其何能逃。經數數勸。則亦俯首帖然。不似初來傲睨。吾輩勾欄中人。誰無血性。不思兔脫。而終鮮濟者。良以顧前慮後。籌之維艱耳。玉姊語同儕。亟以得一知己爲事。於是行雲流水間。輒深留意。但一事之行。必有其程序。玉姊年雖長於余。惜世故不知。所見甚淺。而於程序。不免倒置也。觀其鍾情於君。則又爲同院所僉許。獨怪君不能來。至不能待。致錯過斯遇。料玉姊此時。雖落花之有主。未嘗不綠章夜奏。願嫁東君也。初玉姊識君。頗密。願肯爲何許人。一商界之叢子耳。非余自狂。蓋心目中久無餘子矣。老大嫁作商人婦。沉痛何如。自復識君。玉娘情一變。我輩虛榮心固甚熾。然三代而下。人無不好名者。文士風流。終勝儉輩。此玉姊識君後。所以顛倒如是也。第以君非自由身。轉愛生恨。而有休休之語。實則深情脈脈。籠罩於君。未嘗稍間。自別君半載。玉姊之淚。不知偷彈幾許。玉姊之思。更未已於心也。我儕中無不爲玉姊悲者。悲其遇耳。君不見某日報中之廣告乎。言時於篋中取報紙一束。檢視良久。指謂余曰。君曾目擊耶。見而不至。君則負心。君或不見。則亦三生石上。

未結前緣耳。余巡視其文曰。故我生嗟。自識君後。此心如離弦之矢。必欲中的。孰知此一刹那間的。忽不見。令人生無限之失望。君其閉目思斯矢也。行將就荒矣。的乎的乎。其速受吾矢。未署玉啓。余讀竟。不禁淒然。婉珠續曰。斯告白既載於某報。頗引起一般人之注目。驚異猜疑。日有言於此者。而終不知爲萬里橋邊一校書之大手筆也。君今讀之。亦覺有感否。余曰。謝玉娘多情。奈阻於勢。又不獲見此書。一慰人離索。誠負彼矣。然彼忍一時之痛。固可得終身之福。則余雖負心。亦覺稍適。婉珠曰。君知玉姊其能久於世乎。行看憔悴。死於君前。君且聽其臨別留言曰。使崔護重來者。余固不得見之矣。若今非迫於勢。期必待君三載。命也不尤。又何悲哉。不及黃泉。恐無相見。然而黃泉在咫尺矣。無分同生。願共死。謹誌此言。以作左券。倘能慰情地下。亦余之願也。玉姊之言。實盡於此。語重心長。令人憶其當時情狀。語語癡絕。語語情絕。余聞竟不禁淚涔涔下。及今輾轉得消息。玉娘且病。而余心亦碎矣。此恨無端。誠不知其爲緣爲孽也。

(完)

乾嘉時代之天橋酒樓

傅芸子

都門天橋一帶地址宏敞。賈人趁端之貨。每日雲集。其市集山來最古。而橋側附近。在乾嘉時代。酒樓猶盛。勝朝文士多於此讌遊。蓋其地風景絕佳。有江南村店風味。迥非今日之塵囂枯燥可比。吾人尙能於乾嘉詩人集中。想象得之。孫爾準泰雲堂詞集中。有小寒食宿雨初霽。踏青至天橋酒樓小飲。柳清波。漪空皺綠。渺渺余懷。如在江南村店矣。顧其簷額曰杏花天。因倚聲書壁云。「穀紋學得青帘颺。人倚檻。初明望眼。濛濛新綠。餘寒淺。一夜雨。絲絲綠。休負玉尊春滿。但回首。三千程遠。杏花也帶江南怨。慵傳晨脂淺淡。」今讀孫爾準此詞。恍然如置身百年前之天橋酒樓。看無邊春色也。

乾隆時武虛谷與黃仲則。洪稚存。飲於天橋酒樓。轟飲甚樂。虛谷忽顧盼。突失聲曰。我幸叨一第。而仲則。稚存。則寥落不偶。不覺涕泗隨之耳。按虛谷集中。雖無詩紀之。而洪黃二詩人。均有酒樓紀事之作。洪稚存卷菴閣集中。有偕同人飲天橋酒樓詩云。「過橋春五里。登閣樹三重。風轉闌聲沸。塵將游騎衝。鶯花憐震蕩。衣袂盡纖穠。咫尺郊壇外。春雲總似龍。」讀鶯花憐震蕩。衣袂盡纖穠之句。可想見在

昔此地花木之盛。又黃仲則兩當軒集。有元夜獨登天橋醉歌云。天公怪我近日作詩少。滿放金宵月輪好。天公憐我近日飲不狂。爲造酒樓官道旁。我時薄何臥仰屋。忽聞清歌起相逐。心如止水遭微颯。復似葭灰動寒谷。千門萬戶燈炬然。三條五劇車聲喧。忽看有月在空際。衆人不愛我獨憐。回鞭却指城南路。一綫天街入雲去。攬衣擲杖天橋去。酒家一燈紅見招。登樓一顧望。莽莽何迢迢。雙壇鬱鬱樹如薺。破空三道垂虹腰。長風一捲市聲去。更鼓不來來麗譙。此樓此客可一醉。誰共此樂獨與清影相嬉遨。回頭却望望燈市。十萬金虬半天紫。初疑脫却大火輪。翻身躍入冰壺裏。謫仙騎鯨碧海頭。千餘年來無此遊。不知當年董糟邱。天津橋南之酒樓。亦有風景如茲乎。卽此詩觀之。則天橋酒樓之盛況可知。讀結句亦有風景如茲乎。又可知此處酒樓。純以風景勝也。今日天橋橋側。已無酒樓。附近雖有酒肆。亦鮮雅致。惟有雜藝萃於其間。金鼓喧闐。婦孺紛集。噍殺之聲。與靡靡之樂。錯落相奏。而地域逼仄。橋梁就墮。清游不能。勝賞難再。讀孫黃諸作。緬想昔年景物之佳。不覺神往矣。

鬼新郎 (續)

美國 W. W. WING 著

戴友孫譯

阿汀保少子爵一路信馬赴佳期。自慶姻緣由媒妁牽成。省卻自己燕婉求皇之多少悞惱。一個現成新婦。端等着共飲交盃。何樂如之。頃在濰泗堡。偶遇同袍舊侶名施大拳者。施因口耳曼之一振。振公子也。曩在邊陲。曾數與共戰陳。今則離戎歸省。其父之寨距陵削古寨不遠。然二家爲宿隙之故。彼此常仇視不相往來。

客旅逢故人。懇說近況。話言往事。誠快事也。子爵又具告其友。以將行宴爾新婚。且言雖未見之子容顏。但據傳聞。固一絕代佳麗也。

二人行途既在同方。遂相約並轡駢行。欲圖暇豫從容。故東方甫白。卽自濰泗堡出發。子爵屬其從人。躡踪攢至。毋得有誤。

兩個少年。一路回溯昔日軍旅中之情景。以爲行邁消遣。然子爵每每奢稱其美貌新娘。與待其消受之豔福。未免惹人討厭耳。

如是且言且行。早已深入亞。勝華山矣。今者方度其最幽險之關隘。夫惟日耳曼之山林。素以寇盜充斥。聞於世。若其古寨中之多鬼怪出沒然也。當此之時。盜賊尤盛。蓋因罷伍之卒。橫行邦國。往往結隊成羣。相率落草。是以行路之人。在遐隈曠谷間。突爲三五綠林暴客所襲。不足爲異。茲二騎俠。毅然與之周旋。奮鬪多時。幾爲所挫。適子爵之扈從馳至。羣盜見有援。卽竄走。然子爵竟於斯時。負重創焉。於是祈祈慄慄。衆乃昇其回灘泗保。訪求良醫。聞附近修道院某教士。兼精醫術。以善於瘳軀度靈。名於時。急延之至。已無所施其技矣。蓋子爵之餘業。業乎只可以分陰計焉耳。

子爵當絕命之際。求其友疾往陵削之寨。而告以猝遭蹇災。致不能踐約。蓋子爵之爲人。雖非最多情者。顧其惻惻焉。欲人之迅速鄭重而赴。實是最篤信者也。且謂茲此未達。彼將不能偃然寢於巨室。斯語再三叮嚀。悲怛動人。臨終諉諉。義不容辭。故施大拳殷勤撫慰。允爲銜命。且授以手以矢。其靡慝。子爵受執之。似甚感焉。無何。荅焉喪其耦。惻怛焉。謂新娘也。洞房華燭也。不爽約也。牽馬也。馳往陵削之寨也。方且躍上雕窰。遂奄然物化已。

施大拳喟然嘆息。灑下一把武夫淚。悼惜其友之不幸。非命死焉。既而思惟磨礱磊嶄之命。效不速之客。詣怨讐家。而以靈耗。淬其歡樂。殊不勝心煩意亂。雖然。其胸中固不無一點好異之念。藉此得以一覩嚴鎖深閨名聞遐邇之貓臂氏麗娘焉。矧伊氏之爲人。倜儻不羈。又性好色。凡瑰奇非常之事。無不健美也。

彼於啓行之前。與修道院教侶商定其亡友出殯之儀。將於濰泗堡大教寺內。就其先人兆側安葬。至於含斂諸事。則責成故子爵之從人料理焉。

却再提貓臂氏世族之瞻望嘉賓。人人眼穿。待嘗盛饌。個個涎垂。至於伊自大之將軍。尙兀然獨踞。樓。領畧晚風之滋味也。

黃昏云逝。嘉賓仍杳。將軍乃愴然下樓。無如肴饌淹停既久。無可再延。魚焦肉爛。庖人叫苦。全寨之人。幾同荒城餓殍。將軍乃不得已。下令肆筵設席。虛厥客位。衆甫妥席。方將評甘品脆。忽聞門外角音。報有客之戾止。再度一吹。迴聲闐塞。女牆邏卒。亦鳴角以應。將軍遂趨出。逆其新女婿焉。

吊橋既下。客卽進至門前。居然一介偉梧壯勇之俠士。乘鐵驢之馬。雖則顏色憔悴。而其明眸炯炯。實具悲壯氣象。將軍見其踴躍而來。無供給之人爲之導擁。意頗不懌。以其譽厥嘉禮。忝彼令族。喧赫威尊。竟被摧沮。進而思之。釋然自解。謂其必由年少寡耐。策馬奪出頭陣執事。先自馳到也。

客曰。乖時相犯。實深歉仄。

將軍勞之。大展殷勤。暢舒款款。蓋將軍素以嫻於禮法與辭令。而自豪者也。其時客雖一再欲遏其蛇蛇之碩言。卒無有功。只得俯首任其聘辭焉。迨及將軍少默。二人已行至中庭。斯時客又將啓齒。而一簇女眷擁著載羞載縮之新娘出焉。客方流眸一盼。不禁魂往神凝。默如木雞。老姑乃向新娘附耳低言。新娘則動朱唇。發清商。舉眸竊眄。又瞰地焉。雖則芳音射越。不知所云。第其笑容可掬。固已昭昭焉。告人其心則降矣。且夫妙齡二九之女子。徹悟柔情。渴懷于歸者。孰能不悅乎。僥倖若此之俠士者乎。客來既晏。無遑話言。將軍性又倔強。故傳命諸般談說。悉置諸明晨。卽刻僮衆人入席。試嘗未啐之盛饌也。

筵肆案內大廳。廳之四壁。張懸貓臂氏先烈不揚之造像。及戰鬥校獵所奪獲之利品。如破鎧敗甲。斷戟敵幟之屬。與夫狼牙殺齒。狴犴於弩鉞之間。又有巨大麋角一雙。旁枝蔚贅。正蔭著厥。少年新郎之頭上也。

新郎殊不屬意於同席之人。與鬧熱排場。嘉肴旨酒。亦鮮嘗試。惟眷眷焉心醉於新娘也。顧其與新娘叙話也。其聲低悄。不能襲聽。蓋戀愛之言。聲必不揚。女子之耳。孰有聒拙乃爾。而不徹聞其情人之細言軟語乎。其一半溫和一半莊重之容貌。實若大能感動之子者也。當其凝神潛聽之際。紅潮時消時長。聞則含嚙羞答。如新郎偶一轉瞬。伊必竊睇以相其不凡之顏色。喟然默息而嗟賞焉。是以一對少伉儷。情濃愛厚。顯然如膠如漆矣。二老姑精研衷心幻妙之學。聲音生來是嘉耦。見面卽鍾情。

陳珍薦錯。揮翰稱觴。坎坎如也。囂囂如也。蓋滿座高朋。莫非爲荷包消瘦山氣涼爽而皆努力加餐焉。將軍擇其最長最佳之故事。抖擻講說。厥效甚著。如遇奇幻。聽者必驚惶失色。若逢戲謔。則必應拍而笑。况乎將軍乃偉人之流。固不屑貶損威儀而作無趣味之談談。雖然。縱使味同嚼蠟之語。出諸座主

之口。侑之以陳年醇酒。亦未嘗不令人絕倒也。座中寒酸多智之士。亦各有佳話。袞袞可聽。然而匪逢如是之雅會良讌。固不值一文錢矣。或有以忸怩之辭。假傍坤賢。嗔睨令其捧腹不已。又將軍之族弟。一顛頂大面貧而樂道之徒。吼歌一曲。直教二老姑舉扇掩面。不敢令人望見其羞顏也。

當此獻酬交錯。謔浪笑傲之時。伊茲人竟未嘗少弛其特異不倫之莊重。夜候漸進。其戚戚之顏色亦漸顯。尤可異者。卽將軍之談。亦只令其增鬱耳。時則沈思潛想。時則目光瞥蕩不安。如有隱憂。其與新娘之談話。愈趨惻切。愈趨詭秘。是以之子之清朗聯娟。遂見變態侵淫。婀娜嬌軀。愛愛頻打矣。

(未完)

梨園所祀之神。名爲老郎神。或謂是唐元宗。或謂後唐莊宗。李三郎始立梨園。李天下曾登菊部。千秋祀典。不知果屬伊誰。青谿小姑娘祠。竟祀老郎神。豈竟小姑娘嫁老郎耶。王寬甫有詩云。子弟梨園尸祝時。無郎誰識小姑娘祠。祇今錯奏迎神曲。不讓荒唐杜十姨。讀是作。誠堪發矇。

(素)

靈藥記

(續)

張秋蟲

繡絲曰。然則厥後君殆別有所遇耶。花影樓微以唇翕張。口中烟雲徐出如環。已復噫氣作聲曰。唯唯否否。不然。卽取矮紙一葉示之。文顏曰。其玉願爲楊太真。叙花影樓與其玉事。良談詭。繡絲讀之而笑曰。此亦友朋諧謔之詞耳。僕固弗敢據以讞君也。花影樓笑曰。事有甚於此者。余故不近其玉。每至酒樓。友必私爲召其玉。如此者殆非一次。相見旣久。余亦強與之語。其實並無情愫之可言。彼以僞來。我以僞應。漸涉狎謔。一笑而已。未幾。余於席上逢阿紫。阿紫召其玉至。友或欲歌。其玉爲召琴師來。其玉素不歌。是夕亦漫聲唱青衣二折。旣去。余以要事與友密談。亦出衣物遺置酒樓。及返。已酒闌人散。事後。衆遂致疑於余。謂與其玉私會某所也。余百口辯之無效。夫狎妓亦尋常事。衆口鑠金。何傷日月之明。口衆我寡。迺置不辯也。而余斯時煩憂煎逼。實日趨無聊之境。日夕闢室旅社。作牧豬奴戲。間亦召其玉。一夕。其玉臨去。笑謂君等勿歸。行且再至。余等同笑存之。終場。共至福祿壽進半夜餐。余與阿紫歸宿旅社中。其玉之言。余故未之或信也。越夕。復徵之。友詰昨夕胡不再至。誑也。其玉曰。儂再至時。

室闔而燈黑。乃悵然返。蓋其來時。正余等至福祿壽時也。是夕。其玉少坐。卽去。堅囑余等勿出。及竹戰畢。纔進小食。門外似有人窺戲。上雲鬢而下纖足。余出視之。則其玉伏室外作嬌笑。相持并入。詢須何點心。搖首答不餓。所關室在大東。余與阿箏視若臨時之家。此夕共賭者。尙有凡鳥及顛僧。凡鳥以聞禁森嚴。果腹卽行。顛僧之脚腫丸。公司遠設南市。戒嚴時期中。夜不得歸。迺據一沙發爲床。其玉以一時來。狎談至二時許。見顛僧有倦意。便辭欲去。余亦思睡。姑勸之云。盍少休。其玉既留。余與其玉暨阿箏並臥床上。其玉以臂授余枕之。曰。有手帕交在新新旅館。約與夜賭。擬且去。又絮絮詢此時新新有電梯否。顧卒不行。已又曰。行矣。行矣。再三言。迄無行意。余已稍稍異之矣。其玉視臂上手錶。已及三時。驚曰。晏矣。雖然。儂倦甚。少憩。至三時半。必行。則又臥。縱體人。余懷手相持。頰相偎。吻相接也。丁香之舌。亦吐納弗已。至是。余亦不嫌唐突。而究怪其不倫。其玉旋起。扭燈使暗。曰。光大刺目。余亦起盥手。阿箏踵至。耳語云。我自歸館宿。今夕之事。悉君爲之矣。余笑阻之曰。勿爾。余不能人也。阿箏乃已。余卽挾其玉臥。暗中狎暱靡所弗至。余知此爲慄悍。敬畏而弗敢愛。意倦欲眠。其玉輒搔余瘖骨。使不得入夢。余

意亦動。以爲識時務者乃爲俊傑。况天與而不取乎。而臥榻之側。輒已有人鼾睡。於是力恨留箠之左也。話軟聲低。抱持竟夕。飢腸爲之雷鳴。余起開鏡。詔侍者備大麥粥。西米粥等物。佐以鵝鶉及牛茶。夜深已五時許。更無他肴。食已。滅鏡復睡。余與其玉狎侮戲謔。手口皆勞。未或一闔眼。及起。已十二時許矣。坐擁玉人。實未嘗及于亂。知者嗤余之童騃。不知者乃繩余之艷福。其玉出時。笑語余曰。鞋子酌著……吳諺。假鳳虛凰。徒被其名也。余歸晝寢。女星珠娘。坐余床上。引余被。見余頸際有痕。如一綫。作臙脂色。數凡二。類尋常之痧痕。而又絕不類。笑揚於衆。衆爲大譁。余與其玉之關係。幾因口頭之宣傳而證實。

藕絲大笑曰。不圖今日尙有坐懷不亂之柳下惠也。夫亦豈人情哉。花影樓正色曰。此理所必無。而竟事所或有。余初非嗜冷豬肉者。設有綺遇。方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之不遑。而又何譁莫如深乎。昔傅青主哭平定。張濟之言曰。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烏乎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耳。余於至伊鬱時。亦思習爲放蕩。然爲遣愁而行樂。其結果爲樂固僅。而愁且滋甚。則知醉生夢死。亦至闕福。

澤。非吾儕靈性未泯者所妄得而幾也。此身固未嘗不在夢中。第欲此身必在此一夢中。則不可能。故余雖無夕不置身酒綠燈紅脂香粉膩之場。其視冰天雪地。其間相去。乃不可以寸。余之徵其玉。其玉之就余。同非始願之所及。然余雖無意其玉乎。溫香入抱。檀口搵腮。苟非草木。殆亦終不能作忘情之太上。而阿箏眈眈於側。吾未如之何也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至是余輒深悔謀之不臧。事後思之。又甚幸也。何則。余自視之無足以當其玉之青眼。所以自薦者。或妄以爲季子多金。而余實一窮措大。萬一罄囊猶未滿其慾壑。以情始者以利終。祇以增不快之感。故甚幸阿箏之在側也。况晚近伎流狡獪特甚。於人前故示狎暱。陰實非車來賄遷不可。設阿箏不在側者。其玉亦未必遂肯終宵伴余。凡所爲者。特目余爲雛。思以小往易大來。而余又非其人也。卽余所測兩者皆近於鍛鍊。抑余以事實驗之一時之艷福。或不免爲畢生之煩惱。矧其下焉者乎。余甯負其玉也。於是不見其玉者可決句。一日似休假日。余踰午始興。友或勸余共聆梅蘭芳日戲。易衣且出。侍者云有電話。余趨至電話室。一友伺側。目余作狡笑。余尙不審何事。持耳機聽之。則嚶嚶嬌聲。如花外鶯囀。余夙無異性之友。駭怪莫知所可。電

話中間君爲花影樓耶。余曰然。卿果伊誰。則吃吃笑弗已曰。君試猜之。余已知是其玉。則亦笑曰。○三。○
Tuo Three。蓋其玉第四也。電話中則又格格笑應曰。Zimleer Lin。余愈知爲其玉矣。以其玉知余
行六也。詢何事。曰。儂擬倩君伴觀電影。余辭以友約。其玉嬌怒申申弗已。余乃諾。其玉曰。儂方梳洗。當
以五時至夏令配克。君可覓儂於此。余又諾之。曰。樓上乎。抑樓下也。余曰。惟卿所擇。雖然。樓上佳也。其
玉亦諾。復丁寧數四始已。約余觀劇之友曰。北君已畢。悉電話中語。以手插大衣袋中而笑曰。今日殆
不能望梅矣。余亦笑。已忽念電話中聲絕纖細。不類其玉。而似所謂小米湯青六者。疑友輩作劇。故倩
他妓賺我。無端至夏令配克。或且有人相俟而笑。一月前。余卽得其玉一牋。約幽會於遠東飯店。余笑
詫其乖謬。而筆蹟又不類。卒一笑置之。復果悉爲黠者捉刀也。此番度亦好事者相戲。輒語北君曰。仍
至大新舞台也。北君執不可。云。諾之而不去。無以對其玉。且海上顧曲。以伎爲佳。日間卽共至夏令配
克。未爲不可。便邀與作檯球之戲。北君有自備摩托卡。陶怠卽至大東旅社。於彈子間遇葉子。北君告
以適間事。葉子大譁躍。拉余等共至其玉許。北君車置大東門首。而以葉子車行。至其玉室。其玉尙擁

衾嬌睡。余已知頃所得電話爲衛言。葉子以詢其玉。其玉果愕然謂無此事。但絮絮問今日各院影片孰佳。葉子曰。卽夏令配克亦不惡。今已三時。我等先至奧地安。至五時再共車遊若何。其玉頷之。且云。若等勿失信也。余等卽偕至奧地安觀劇畢。且五時矣。葉子送余等至大東。云有瑣事卽辭去。余等登北君車。北君自司機。曰何之。余曰返公司晚餐。北君曰不約其玉觀電影耶。余曰彼固未嘗約余。遊彼之議。又翔自葉子。不涉余也。曰雖然放生不祥。（放生慈善性質也。此乃云不祥可一笑也。）余尙搖手。北君已拭機疾駛至其玉門首。余不獲已強拾級上樓。其玉梳裹已竟。方對鏡也。侍兒爲加一襯絨旗袍。卽盈盈俱出。北君云卡爾登劇佳。乃至卡爾登。是日天寒。其玉翠袖見薄。以身偎余。握其手。冷如冰也。劇終。余卽欲送其玉歸。北君云我請若兩人晚餐。余視其玉。其玉曰儂不耐寒。須先歸易衣。於是已近八時矣。余等伴其玉返其香巢。衣一花絨大衣出。絕似佻健西婦。其玉曰爲時已晏。飛屐徵往。侑酒者已十數至。不如就近於中央大西洋中國式之番菜館食之。往返較便利也。北君曰八隻汽缸。一小時費錢士林五加倫之摩托卡。尙不迅捷耶。必麥極司的克乃可。余笑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余意

沙利文佳也。衆無異詞。飯時其玉忽嫣然目余曰。日間致君電話者。尙憶爲何人。余笑曰。以音辨之。或青六也。其玉掩口葫蘆。以倩妙之眼波溜擲曰。然哉。余笑曰。然則果卽卿歟。曰。實告君。儂妹耳。曰。固未見卿有妹。其玉曰。妹讀書中西女塾。故不宿生意上。頃以假日偶來視儂。欲觀電影。儂方浴。卽屬其以電話致君。及君等至。儂已浴。竟復臥矣。曰。卿妹又奚往者。曰。始以人夥。辟去。頃時復以時晏返校矣。余疑信皆半。輒置不問。飯已逾十時。先以車送其玉返。北君言倦甚。迺闔室東亞。進阿芙蓉。復召諸妓。流至。其玉亦與焉。第少坐卽去。外間流言。顧集矢於藐躬。不知余固虛有其表也。靈藥一語。更如馬伏波之薏苡。是非分謗。第掠美爾。

(未完)

碧紗弄景東風曉。一夜海棠開了。枝上數聲啼鳥。粧點知多少。妒雲恨雨。腰肢與。眉黛不堪重掃。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宜男草。調寄虞美人影。李調元雨邨詞話。謂係秦淮海遺詞。必有所本。而淮海集中無此詞也。

(素)

至治新刊全相三國志評話卷之上

(續)

芸子校

元帥交先鋒將領五萬軍去探昔慶府虛實。劉備曰：不用五萬軍，止用本部三千五百軍，先往任城縣下寨。元帥大軍隨後亦到任城縣下寨。元帥又問諸將誰人再探賊人虛實。招安賊人劉備曰：備爲先鋒願往。卽時分付詔赦。劉備發警詔赦，辭了元帥，引本部下軍往任城縣東門打跳河中過去。前去班村。玄德問曰：這裏離杏村莊遠近約一十五里。玄德問衆軍誰可將詔赦往杏村去招安張表。道罷，張飛曰：飛願往。曰：爾用軍多少。飛曰：不用軍兵。飛獨往將詔赦去杏林莊招安張表。張飛一人一騎便去。至杏林莊上，有把門軍卒遮擋不住。直至中軍帳下，立馬橫槍。帳上坐着五十餘人（原作余）人，中間坐着張表。帳下五百餘人（原作余）人，駭槍。張表等衆人皆驚。張表問甚人，莫非探馬。張飛曰：我不是探馬。我是漢元帥手下先鋒軍內一卒。我不爲私來，我是皇帝聖旨并詔赦。若有謀反大逆，殺天子命官，盡皆赦免。若投漢者，取其黃巾，打國家旗號，廕子封妻。高官重賞，如不從者，盡皆殺戮。張表聞言大怒，呼左右卽下手拿張飛。齊向前來刺張飛。張飛不望，用丈八長槍，撮梢先把定輪轉動。衆軍不能向前打。

折賊軍槍桿。勿知其數。寨中賊中發喊。驚恐自開。張飛一騎馬於賊軍中縱橫來往。無人敢當。賊軍自聞鑼鼓之聲。張表見一人帳下報喏。大王禍事。張表問怎生禍事。今有漢先鋒軍分二隊各領兵五百。金鼓亂鳴。搖旗發喊。奪門撞入寨中。張表急速領賊兵一發奔兗州走。漢軍隨後追趕到五十餘（原作余）里。玄德收軍往杏林莊下寨。玄德令軍把了寨門。點視諸將。問軍趕賊那裡去也。答曰。都入兗州城也。有拋棄老小。盡皆殺了。玄德便申元帥交奔杏林莊來。元帥見申狀大喜。即時領軍至杏林莊。劉備接着之帥。共於帳上坐定筵宴。元帥降令先鋒軍兵并帥府下諸將頭目等。盡皆賜賞。正筵宴間。有一探馬至帳前報喏。今有張表入兗州與張寶合兵一處甚大。道罷。元帳降令。誰人敢取兗州。玄德曰。劉備願往。元帥大喜。然賊兵勢大。寡不敵衆。你多將軍兵去。備曰。不用軍多。止將本部下雜虎軍去足矣。元帥曰。爾去在意者。玄德即時辭了元帥。將詔赦領兵奔兗州來。前離兗州十餘里下寨。玄德曰。誰人將詔赦招安張表并張寶。張飛曰。某願往。玄德曰。爾用兵多少。飛曰。不用一卒。飛獨自去。玄德曰。恐防有失。爾可將取五百軍去。飛連聲叫不用。玄德曰。爾少將少將些軍去。我招些自願去的軍。

如跟（原作根）我去得功者。子孫永享國祿。第一聲招得七人七騎。第二聲招得三人三騎。第三聲招得二人二騎。共招得一十三人。飛曰足矣。張飛領一十三人。資擊詔赦。前往兗州。到於城下。張飛觀瞻城池。敵樓戰棚。深埋鹿角。開掘壕塹。見城上檣木砲石極廣。拽起吊橋。放下掛板。張飛在城壕外高聲叫城上有甚人來打。則個道罷。一簇軍於城上來打話。問爾來的軍卒是誰。張飛曰我是漢元帥手內先鋒將下張飛。却問城上爾是誰。我乃是把兗州頭目張寶。飛曰我今資擊漢朝詔赦來。若是投降。盡皆免罪。封職加官重賞。如不投者。並行誅戮。張寶聽得大怒。即時便待開門迎之。張表曰不可。表在杏林莊失了張寶。曰似此怎生。表曰堅閉休出。恐防張飛。有計乞甲楊州求救。張飛城下大叫。城上人無語。張飛大怒。透城大罵。並無人應。再轉到南門城下。高叫守門是誰。又無人應。張飛見無人應。乃對衆軍道。咱從爲漢軍鞍不離馬。甲不離軀。□□沙印月臥甲。□□苦征惡戰。相持廝殺。多少生受來。咱今日就着壕塹之前。柳樹甚多。柳陰下卸甲。於壕中深洗。馬於樹下氣歇。中間張飛拍着城上再罵。張表大怒。見張飛城壕深洗。人馬無備。張表對兄言。我今不殺這漢。能死不辱。兄寶曰。咱軍約迭五十。

餘(原作余)萬將有千員。咱軍十萬爲首。縱橫天下。無人敢敵。咱把漢朝世界。三停占了三停。看看地都屬咱。今日走出張飛來。失了杏林莊一小寨。你却早有怕懼之心。不論上將。下至散軍。如有敢敵張飛者。不問兄長。便賜重賞。張表曰。當日天時昏暗。我軍不慣甲馬不被鞍。後有大勢軍來。以此失了杏林莊寨。今有張飛一十三人。張表將了五千軍。必捉了張飛。

(未完)

女色與酖毒

瓦撒波蘭十二日合衆電。布蘭浦發生十七歲幼女拒婚新法之奇聞。先是荷蘭二青年均戀愛此女。三人姓名已由警察禁止宣布。幼女因苦於應付雙方之求婚。故設法要求兩青年以決圖法決之。幼女事前聲明將設酒二盃。盃內一置毒藥。於決圖時。任青年自取一盃飲之。其未中毒者。可娶之爲妻。二青年既各鍾情於女極厚。各願以一死試之。同時女於事前。實將毒藥分置二盃內。二青年飲後。乃均倒地。迨後二青年之家人。施行手術救治時。幼女始言其故。稱此實唯一雙拒婚之法云。

名譽社長	法律顧問	社長	京社社長	主編	編輯	廣告部主任	發行部主任
徐濟甫	萬兆芝	姚君素	傅芸子	胡叔磊	畢素波	王瑞占	島鏡海
李子英	傅惜華	唐菴猗	傅惜華	傅惜華	傅惜華	傅惜華	傅惜華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翻 印

民國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南金雜誌 第八期

編輯者：南金雜誌社
總社天津義興交界三十二號
 京社北京內北草廠胡同四三號

印刷者：財政部印刷局

發行者：南金雜誌社

總發行所：天津法界五號路三十五號

分發行所：北京齊內萬歷橋三號

定價		冊數	半年	全年
實價	郵費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國內	國內	二毛五	一元四毛	二元八毛
國外	國外	四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毛

△宣鑪彙釋預約廣告▽

杭州邵銳著宣鑪彙釋計分釋鑪釋鼎釋耳邊口足釋款釋色釋他器釋官厄釋仿宣釋藏玩釋諸錄釋聞見及附錄共十二篇都五萬字用中國連史紙精印一厚冊准於陽歷六月出版每部定價五元現售預約三元初版無多即欲購者請速至溫家街二號邵宅或琉璃廠榮寶齋洽商閱典古齋等處買券可也茲更將此書特點畧述於左

- (一)宣鑪紀載向無專書此釋辨精正搜羅宏富堪稱完善之本
- (二)二十卷及三卷二諸世少傳本此釋悉行分類采人且與通行之八卷本諸互相考證多所發明
- (三)各本圖譜僅記宣德三年初鑄事於三年以後所鑄及仿宣偽製皆不載此釋旁徵雜記一據見聞足補各譜之闕而於真贋精粗剖別尤審
- (四)徵集諸家所藏真仿各鑪擇其奇形異款世所少見者悉詳加考說并各以銅版寫影附之卷尾計鑪款各圖凡八十餘樣精彩奪目皆可取法

▽坦途第九期出版△

言論正大，內容豐富，執筆者：有彬彬君素盡公諸君

- ▲半月一冊……每冊一毛五分
- ▲總發行所……齊內萬歷橋三號
- ▲分售處……京津各大書店

容慶照像館

美術攝影工精價廉

館設前門外大李紗帽胡同路南
電話南局一九一三號

律師 萬 兆 芝

北京 西城按院胡同三十號
電話西局一千六百七十八號
天津 英租界中街七號匯業銀行後樓
電話南局二六一六號分機二五號